

孟子圖解

壹

口 12  
3001  
1



門 12  
號 3001  
卷 1

口 12  
3001  
1-4



260

仁

仁者人倫之大者也。不仁則人心不正。所謂五霸七國之亂皆起於好利也。此輩惟言利。害。利。之。本。故。為。七。篇。第。一。義。利。者。人。所。以。止。力。本。節。用。自。有。大。道。若。專。事。封。植。利。于。已。則。必。害。于。人。貪。心。熾。則。良。心。死。患。貧。寡。而。不。均。和。難。有。粟。吾。得。而。食。諸。若。能。反。其。固。有。之。良。無。失。其。愛。敬。之。本。循。理。守。分。上。下。相。安。觀。七。長。而。天。下。不。言。利。而。利。自。至。矣。孔。子。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其。言。甚。矣。至。孟。子。則。利。害。如。指。掌。論。孟。之。言。微。顯。淺。深。似。此。七。篇。義。理。盡。從。論。語。出。所。以。顯。學。孔。子。也。○張。敬。夫。曰。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故。淳。子。見。言。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游。士。之。術。不。過。此。二。端。為。人。者。則。人。自。為。者。利。已。利。人。者。難。謀。之。策。利。已。者。為。貴。貴。之。資。為。人。即。兼。愛。之。學。自。為。即。為。我。之。楊。為。我。無。君。而。言。義。為。人。無。親。而。言。仁。皆。始。于。為。利。故。道。遠。先。于。仁。義。仁。義。莫。先。于。若。親。明。仁。義。莫。先。于。重。揚。舉。仁。義。莫。有。不。停。所。以。為。利。為。人。之。偏。而。厚。君。親。之。大。倫。也。此。章。包。括。全。書。首。節。千。取。百。致。傳。曰。孟。子。萬。乘。諸。侯。子。來。大。夫。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

亦字是而王勉士語亦曰仁義而已矣。言以此為號以端人起向。

孟子治統 羞桓文 轉嚴肅之慘 談仁義於七雄 蘇民困憊解懸 回居仁由義之春 古制自負 興王業如反掌 響轡車駘馬之慘 名世自期 困中之麋鹿化為墻下之雞豚 君用則安富尊榮 來牧之牛馬化為先王之魚爵 民從則孝弟忠信



百乘古者兵車出於井田之賦凡車一乘兩服馬四匹一車之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在後將軍車二十五人凡一百八十八人出車十乘八千八百乘共出車一乘八百八十八家出車十乘八千八百乘共出車一乘八百八十八家出車十乘八千八百乘共出車一乘八百八十八家



孟子見梁惠王見惠王就在梁王立於沼上沼上全言○這章書要看兩民字賢不賢只決於德與獨耳王曰賢即以賢進之游以不賢危之引湯文作証此七篇中行仁義的法戒而大家勿草草看過聖世權在君故說與民末世權在民故民欲而之信上說來責實借民以寬梁

孟子見梁惠王見惠王就在梁王立於沼上沼上全言○這章書要看兩民字賢不賢只決於德與獨耳王曰賢即以賢進之游以不賢危之引湯文作証此七篇中行仁義的法戒而大家勿草草看過聖世權在君故說與民末世權在民故民欲而之信上說來責實借民以寬梁

見梁王不意王所立者沼上而側者鴻雁麋鹿一見孟子不覺傍徨不自安曰賢者亦樂此臺池鳥獸乎賢者亦樂此乎是疑詞不是懈詞此正其一念可進於賢處

從鹿以主譚者揮之  
荒主類  
格日從禽娛耳目上不顧明命縱登臨割鮮染輪鳥亂飛於上而驚雉獸恣游池鳥亂獸駭獸亂走於下而陷陷奔

格物論云雁陽鳥狀如鵝而小江淮川渚間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雁奴圍而警飛有先後行列秋南而春北鴻其雁之太者也雁有遠害之道周孔大夫執雁以如保身又欲有去就之義以失其去就之義而不失其序蓋鴻之為物其進也有漸其飛也有序又有物可用為儀君子之道也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謂必賢若乃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謂不賢之君雖有臺池鳥獸亦不能樂

孟子對曰王無謂賢者不樂此也臣竊謂惟賢者而後樂此心中活潑無碍即目前這規權也皆樂趣也若彼不賢者一缺此本然之興趣雖有此臺池鳥獸不能樂也

樂類  
恬愉涉之成趣  
休豫觸之皆舒  
樂趣既真隨在皆為賞心之地  
清適  
精神委輸  
樂趣既真隨在皆為賞心之地  
清適  
精神委輸  
樂趣既真隨在皆為賞心之地

此二句是孟子迎機發露就事起調此全部格正之大旨也

詩云大雅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於穆不已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於穆不已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於穆不已

四書圖  
孟子見梁惠王



來文治之不與日期而即成臺當其經始之時惟恐有以傷民明示戒以勿壘而庶民如子來赴父事其既成也臺下有囿矣王時玩物而居在囿鹿鹿之鹿似垂而潛伏鹿肥澤而濯白鳥潔素而鶴鷄圖中有召矣王時臨流而居在召於乎物類之魚日得而跳躍蓋詠文王之樂也夫文王以用民之筋力為囿臺臺為召宜其有以盡忠而民飲樂之謂其臺曰神臺其召曰神臺之召若以為成之非人力者於是乎樂其有應應而民可以奉吾君而文王之樂事備矣此何故哉古之人不以獨樂私己而與民偕樂也民之樂者亦樂其樂故能樂也此謂賢者而後樂此也

此節申明賢者而後樂之意言王在二民便之民飲樂之意在不為物累直為民情文王以民力為囿臺與民偕樂不必說我有臺也民有田里我有鳥獸民有樹畜只是一體視民真心貫洽咸和惠鮮而民生於春臺而上下之間暑無一毫私意隔文王亦不自知其為偕也乃仁心自然不容間耳此偕之一念見胸中之天地自開目前之景俗目恬

耳此偕之一念見胸中之天地自開目前之景俗目恬

長安志曰文王宮在鄠縣靈臺靈沼皆屬其地也臺沼圖詩人嘗頌其靈矣而不載其制今無可攷獨靈臺遺址至正觀尚在○按說苑云積思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大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按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王之至也

○苟不與民偕樂則欲獨樂能乎夏桀可鑒矣湯誓有曰是日何時而喪予寧及女偕亡夫君民一體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者此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偕則賢而獨則否是非可以預從豈不智識之乎

此節借不賢者不能樂以明樂之不可不公意不與上節相對豈能獨樂不必說到覆亡只想民情至欲使上節自悟之意慘之象心中自然不悅豈能正相對

伊尹去湯適夏聞見人飲酒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尹尹所樂聲更曰覺公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

有囿域養鹿鹿攸伏鹿攸伏得所鹿鹿濯濯濯也肥

白鳥鶴鶴鶴也潔王在靈沼圖中於初魚躍於歡美詞類

得所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文王以下三句詩說詩以用也而民

歡樂之民指岐周百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

與民偕樂以平日言偕樂者天地父母之心故

能樂也趣故能有此真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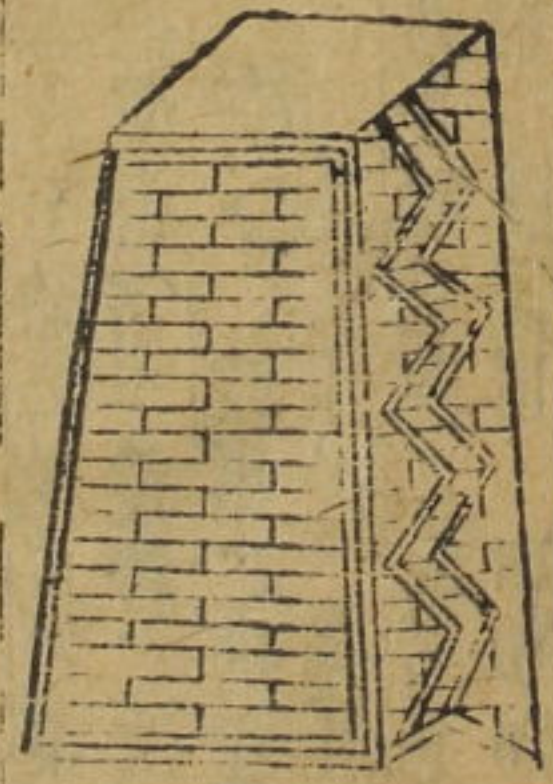
參証吳縣公曰愚嘗謂古有有好鶴而亡國者亡不在好

雁雁鹿周文之臺沼禽魚誰優誰劣要識得所以分別處

雪羽臨躍 皓質凝霜 嬌媚依人遺貢上林之色

下上其音 爾然而集色舉于崇臺之上

昭耀其羽 嘹然而鳴聲聞于九臯之外



靈臺文王所作所以望氣稷祭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

湯誓湯伐桀誓時日靈臺時是也日指夏桀

亡民願與偕亡欲民欲與之偕亡就書詞而雖有臺池鳥

獸人主使民怨至此豈能獨樂哉自是心下樂不得

參証賈挺以杜詩說孟子文王為臺池鳥獸民樂正是

偕亡正如君看牆頭桃李花

盡是行人眼中血極得得意

同樂獨樂之異

以樂者言 庶民之樂 庶民之樂 庶民之樂

以不樂者言 庶民之樂 庶民之樂 庶民之樂

庶民之樂 庶民之樂 庶民之樂

庶民之樂 庶民之樂 庶民之樂

庶民之樂 庶民之樂 庶民之樂

庶民之樂 庶民之樂 庶民之樂



善而說善何樂分尹入告於桀曰雖然而笑曰日  
亡吾亦亡耳其遂去夏後歸於亳諸侯見其民為  
亂其從湯以伐見其遂伐桀

於國全言○這章書盡心句是桀王病狀如不達兩  
條有許多設施而不用而猶曰盡心便是有心無  
政○這知此章重養不重教重民不重榮重穀不  
重財不重官國民不貴移民貴在平時不貴在臨  
危貴得民心不貴取民數貴勤恤天下不貴轉移  
一國

惠王能行小惠以治國然不能行王道以養民乃不  
自知其失而歸罪於歲凶問於孟子說寡人之治國  
也亦可謂撫字心勞盡心焉耳矣寡人撫有兩河皆  
吾赤子當河內凶荒則為壯者慮說移其民於河東  
以就食又為老稚之不能移者慮移河東之粟於河  
內以給之至河東凶荒亦移民移粟處之亦猶河內  
然察鄰國救荒之政誠無如寡人委曲周旋如此之  
用心於民者乃鄰國之民視寡人不見加少寡人之  
民視鄰國不見加多何也者天災流行歲凶使然  
耶

以移民移粟為盡心假令兩河盡荒王之技窮矣  
況中間處置失宜取怨不少移民河東而河東之  
民既不勝擾移粟河內而河東之粟究將歸之安  
得云用心何也兩字隱然罪歲平日虐政教人不  
得食厚意都不自反了

考魏地曰三河河內河東河西也河自西北來曲遠  
其南而東流入於海故河北為河內魏徙大梁在  
河之東南故名河東而以故安邑為河內也

○孟子對說夫治國猶治兵王好戰請以戰為治國  
之喻戰者旗然逢逢其音以鼓擊而進之乃當兵乃  
既接勝負分矣負者乃捐棄甲冑牽曳兵戈而奔走  
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之近而  
笑百步之怯則其人為何如王說不可笑也戰以勝  
負分勇怯不以走之遠近較強彼五十步之走直其  
足之少緩而不自步耳是亦不能走也孟子因告之  
說王如知五十步之走不勝百步則無望小惠所及  
之民加多於鄰國也

政以王道為本猶軍以克敵為功以小惠視不恤  
其民均之不行王道也以五十步視百步均之戰

臺池鳥獸

崇臺 群鳥 崇隆 鵲躍 鵲登臨  
山高水深動含愁慘之形  
鳥飛獸舞倍深憔悴之景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王侯自稱寡謙詞  
也於字作治字看盡心焉耳矣

盡心就救災恤患無所不周說焉耳  
矣字含有竭盡無餘徒竭無益意  
河內凶凶是歲則移  
其民於河東移其民以就粟也移其粟於河內此心更憫  
之老稚移河東凶亦然然移民移粟察鄰國之政政即  
梁以就之河東凶亦然然移民移粟察鄰國之政政即

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救荒無  
只是依舊寡人之民不加多亦只依舊不何也二字有竭  
不分外少

源流至論云救荒之策多矣成周鄰委之政上  
最大盡心政事之權宜通變舉其慮畢慮  
也

完人事 籌面詳 知勞知憂 兩賜樂煥權其變  
補天行 借置用 知勤知懼 盈虛補滯維其窮

○孟子對曰王好戰好戰則必請以戰喻喻是欲以  
鼓之進鼓音鼓之是鼓 兵刃既接兵刃刀鎗之聲  
其進兵以鼓行也 兵刃既接兵刃刀鎗之聲

或五十步而後止喻移粟 或百步而後止喻未  
救荒 或五十步而後止喻移粟 或百步而後止喻未

之隣或五十步而後止之梁 以五十步笑百步  
之隣或五十步而後止之梁 以五十步笑百步

惠王望多則何如問以近笑遠 曰王如知此王知敗  
於隣國意則何如者之不可不笑曰不可不笑

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移豈是善政走豈是勝兵一移一走異事同情○豈  
子弟以殉戰其政可知







禽獸昆蟲類也而算之屬行諸國人助宣氣也

鳥獸孕水蟲成獸於是乎禁置羅罾魚蟹蠶蠶

蟹以爲夏禱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

乎禁置羅罾設罝以寔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

槎孽澤不伐天魚禁鯢鰔獸長麋虞鳥翼戴羽蟲

舍蜺蠃蕃庶物也○孔安國曰停水日池風俗通

云孫子有金城湯池之說後人因此開地爲池以

養魚鱉○古今事物類考云神農作斤斧○周禮

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

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柶斬季材以

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王制云獺祭魚

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

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不但已也一夫授有五畝之家宅樹植之以飼

之桑帛有所出五十者可以衣帛而煖矣勸民以雞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肉有所出七十者可

以食肉而甘矣一夫并分百畝之私田禁勿奪其耕

飲之時則食有所出穀口之家可以足食而無飢矣

民猶未知教則又謹於庠序之申曉師儒於其上

群弟子於其中所教者申之以孝弟之義以子弟事

其父兄頌白之老者不至負戴所任於道路矣夫七

十者豈有孝弟衣帛食肉黎民亦得以率教而不飢

不寒如此行王道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是在王之盡

心於此矣

此節專重百畝一段教亦以成養爲教荒本旨三

可以字正王制之妙謹以學術言學術之邪

正人心風俗之所由開謹之不使異端得雜其間

然孝弟心最切故更加丁寧正謹處養中寓

教可見教亦是養之至意王制民富教上夾之非

云民婦也

物類相感志云雞鵠能知時雖風而陰霾而戒

時不戒時至則啼人以爲候故周書緯云雞鳴鳥

也所以爲人候四時也○豚豕子易日信及豚魚

正言豚魚者豚微物而趨避魚微物而潛逃信所

難及故也○春秋考異補曰狗三月而生陽至於

三故狗各高三尺○禮月令云孟春之月乃修制

典命祀山林川澤用牲毋用牝毋獮異毋殺孩蟲

胎天飛鳥毋麝毋卵

四書章句卷之五

五畝之宅

○五畝之宅是一夫數口之家所居也樹之以桑樹植也

墻下以桑五十者始衰之時可以衣帛矣衣是服帛是緇

豚狗彘之畜小大曰豚豚豕豕豕無失其時無失孕字之

鏡字指雞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七十血氣愈衰非

是卵生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七十血氣愈衰非

田是一夫所受定制勿奪其時收獲之時數口之家

以養數口者也足乎俯足畜謹庠序

子可以無饑矣家給人足仰

以孝弟之義申是更加叮嚀謂之義頌白者老人頭半

負戴於道路矣負在背戴在首首不負戴是少者七十

者衣帛食肉在內黎民不饑不寒黎民是黑髮之

不王者未之有也家給人足風移俗美王道莫備

千此故决言是王道非伯術

附著典術云桑木者其星之精神木蚕食葉爲文章○

而有光○釋名云道謂也路露也言人所蹈而露見也

又云城下路謂之臺亦所用道謂之蹊○王制云道

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

中央○庠序考見滕文篇

樹桑訓以樹之時

學校類立之庠序下庠以明樂節饋餉之風教育



此一夫所愛一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所謂五畝之宅也春夏則出居千田以治田秋冬則入居於邑以爲安也所居之宅四圍墻下則樹桑以供蠶事其餘空地則種麻以爲布帛及蔬菜之類蓋在野則八家共二十畝而二畝半在田在邑則四十家共百畝而二畝半在邑也



○不盡心於王道此其備凶之策也。疎矣。即不幸而凶。亦何必移民移粟哉。在一檢發聞耳。乃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平日視民既輕於物。遭凶荒而存飢。乃猶不知檢。則今日視倉廩尚重於民。徒曰移民移粟。畢竟濟事。則人死不加多。我豈自致之。至於人飢而死。則曰非我死之也。歲凶死之也。是何異於刃刺其人而誅殺之曰非我殺之也。兵器殺之也。不知殺人者罪在操兵。民少者罪在失政。王誠有以自知罪已而無歸罪於歲。先革弊政。將王道次第舉行。豈特可無凶年乎。斯天下之民歸心而至焉。臣驥王以檢發救一時之生命。而以教養成千秋之大功者矣。此節極陳弊政。以動王修省之心。為仁政地也。梁王病根正在狗彘食人食。所以塗有餓殍。既不知檢。又不知發。側下看。不知正破他盡心二字。人死二字中。不知消耗多少百姓了。無罪歲有反躬責已意。教養即在無罪歲上見一點。負罪念頭。便自許多。教養心事。精神便可結天下。何止加多隣國哉。

承教全旨○這童書通是借客形。至初以挺刃相形。使知虐政之慘。甚於兵。繼以禽獸相形。使知虐政之毒。甚於獸。末以作俑無後相形。使知虐政之報。不止於無後。無非挑動其不忍之心耳。而吃緊提醒處。猶在為民父母四字。

**狗彘食人食** 是厚斂民財。以養禽獸。而不知檢。塗有餓殍。也。餓殍餓死者也。卒作殍。而不知發。發是發倉。標同落也。謂傾屍道旁也。人死。即餓則曰非我也。歲也。歲謂歲凶。害之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刺便是殺。曰非我也。兵也。兵亦劍。王無罪歲。罪歲凶。斯天下之民至焉。見得不但加。恭証。陳臥子曰。書云。王省惟歲。月民者。非修德。阻畜不可。按魯僖公時。雨澤不調。比於九月。率群臣。時山川以六過。自讓曰。幸在寡人。當死。退舍。南郊。天立大雨。若僖公能無罪歲矣。

**兵** 挾霜鋒。電鋸之勢。以長人之憤。慝不平。是兵之怒。氣較勝於我。恃干將莫邪之利。以壯人之雄心。俠志是兵之勇。刀又倍於我。尺鎗當猛虎奮呼。而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豈有徒手而擊人。但惕而後。則則鳥獲不敢逼。據兵而揚。則童子小。等事之常也。豈不情兵以快。捷。

**梁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安對勉看。願安承教。儘有虐心。○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亦有以異乎。挺。杖也。刃。劍之類。異。是分以異也。木鐵異器。殺人以挺。則一。○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歸重政字。見虐曰無以異也。殘民於鋒鏑。與輾轉於溝壑。同王亦知虐道。夫子教我至矣。顧國政多端。寡人願安意承教。其盡言無隱可也。○孟子恐其不反諸心也。乃設問以詰之。說殺人以挺。與刃。挺為木屬。刃為金屬。有以異乎。王說。同一致人於死。無以異也。○孟子又設問。說以刃與政。亦有形政無形。有以異乎。王說。同一致人於死。無以異也。

○孟子於是明發之說。王既知亦與政無異。王之政何如哉。庖有肥肉。肉何由而肥也。廐有肥馬。馬何由

**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 挺。杖也。刃。劍之類。異。是分以異也。木鐵異器。殺人以挺。則一。○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歸重政字。見虐曰無以異也。殘民於鋒鏑。與輾轉於溝壑。同王亦知虐道。夫子教我至矣。顧國政多端。寡人願安意承教。其盡言無隱可也。○孟子恐其不反諸心也。乃設問以詰之。說殺人以挺。與刃。挺為木屬。刃為金屬。有以異乎。王說。同一致人於死。無以異也。○孟子又設問。說以刃與政。亦有形政無形。有以異乎。王說。同一致人於死。無以異也。

**虐政類** 橫征。沒民脂膏。苛索。民日仰其仰。斗鴻悲於澤。嘔其嘆矣。一食不給。家無擔石之儲。鼠適於郊。嘔其泣矣。半粟不飽。室有懸磬之虞。民窮而餓不休。災異侵其半矣。盡耗又食其全。財竭而賦愈急。催科歛其髓矣。徵調又促其力。

**曰庖有肥肉** 庖。是熟肉之所。肥肉。廐有肥馬。廐。養馬之。是竭民膏以克之。廐有肥馬。廐。養馬之。是竭民膏以克之。

**民有饑色** 因肉馬之肥。野有餓殍。飢則死。卒。此幸獸而食人也。浸下之膏。脂以肥上之。○獸相食。是獸類自相殘。何如哉。庖有肥肉。肉何由而肥也。廐有肥馬。馬何由



而肥也。至於民則有飢色。野則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尚可言政乎。○夫人君者。民之父母也。獸相食且人惡其殘生。為民父母行政。當愛民如子。不免於率獸而食人。子民而反以殘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父母而戕赤子。難免仲尼之惡矣。仲尼有曰。始初造作木俑以殉葬者。其氣脈將斬於刺。而無有後嗣者乎。蓋止為其忍心。象人而用之以殉也。夫象人且不可。如之何率獸食人。其忍使斯民飢而死也。王能反殺人之政。而行王道。則不愧父母之責。可以言政矣。

庖有童。因上童狗。餓食人食。塗有餓殍。竟竟言之。即以虐政殺人也。獸相節。取個獸字。獸出為民父母。不曰君。而曰父母。正是一體相關。切處為民父母。下推行政二字。照以。與政二字。不免字惡在字。俱相照應。令之發深省也。○仲尼節。又只取象人。跌出民飢而死。人雖愚不肖。無不欲利其子孫。惕無後之言。則殺百姓。所以殺子孫也。為其象人句。不要說到殺人殉葬之漸。只象人而用。便傷心。便是。不仁。如之何。三字着眼。把王之死。

付王身上。王雖欲不動心也。耐他。不過要發得。要懶切悲痛。不是又斥罵他一番。

古之葬者。束草為殯。殊不象人。後始刻木象人。形曰備。檀弓云。孔子謂為殯。是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殉乎哉。

晉國全旨。○造章書非教他。救民不報怨。正教他報怨。須救民。是報怨長策。以施仁。政為綱。省刑薄稅。為目。而精神轉折處。全在假日二字上。

惠王當喪敗之餘。志圖報怨。乃策于孟子。說我晉之分國。其始天下莫強焉。此更之所明知而不必言也。及寡人之身。馬陵之役。不幸中孫臏之計。東敗於齊。長子死焉。元里之役。失少梁。成壞。衛鞅再入。失河西。右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義陵之戰。亡其七邑。南辱於楚。三敗三折。玷及先君。此寡人貽恥於先人也。今願為死者一酒。之不知其策。將如之何。則於寡人為可。

開口說真強二字。正是梁王病根。其三敗中皆非義舉。以食而成其謬耳。願比一酒。是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耳。如之何。有自歎其力。意便不知救民以

犬羊之類。且人惡之。惡其自相戕賊。為民父母。當子民。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奈何使戕賊其類。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父母指。類見左。可惡意。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父母指。○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凡心刺。其氣脈多不長。故當無後。如秦始皇。葬從死者數千人。至二世而滅。是其驗也。為其家人而用之也。此句釋仲尼之言。象人有面目。如之何其使斯民餓而死也。其字指。虐政說。

泰。准南子云。約為象。善而箕子。訛晉以偶人。葬而孔。十六人。至秦獻公而後除之。中間歷十八公。死用人。不知其幾。殯公葬從者百七十七人。三良者。與詩所為賦。黃鳥。也。你備者。摘粹。現其丰容。色澤。宛然。人矣。昔之芻靈也。以生者之情。而致生於死者。孝子之道也。不可惡也。今之為備者。以死者之故而致死於生者。不仁之甚也。深可惡也。

以物視之。則為枯槁。以情視之。則為同類。殺人以提與。不檢束。此謂以。便民飢死。而可。殺人以刃與。政殺。人。便民飢死。而可。殺人以刃與。政殺。人。便民飢死。而可。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晉國此時已非唐叔之晉。是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之。晉。故惠王以梁為晉國。與強。是。玉地。甲兵足以抗衡齊秦楚。梁之所知也。聞知。及寡人之。身。言自文侯武侯。其。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敗於齊。魏伐韓。之計。斬龐涓。溺於馬陵。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西喪地於秦。惠。太子申。因為所虜。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西喪地於秦。惠。元里。秦取少梁。地後。秦將商鞅。又詐作魏軍。戰於鄢。襲魏軍。惠王恐。遂命使獻河西。南辱於楚。惠。又與楚。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寡人恥之。貽恥於先王。願比死者一酒之。比。為也。死。指先人。如之何。則可。是。是。報怨之策。智窮。言。為先人。雪其恥。如之何。則可。是。是。報怨之策。智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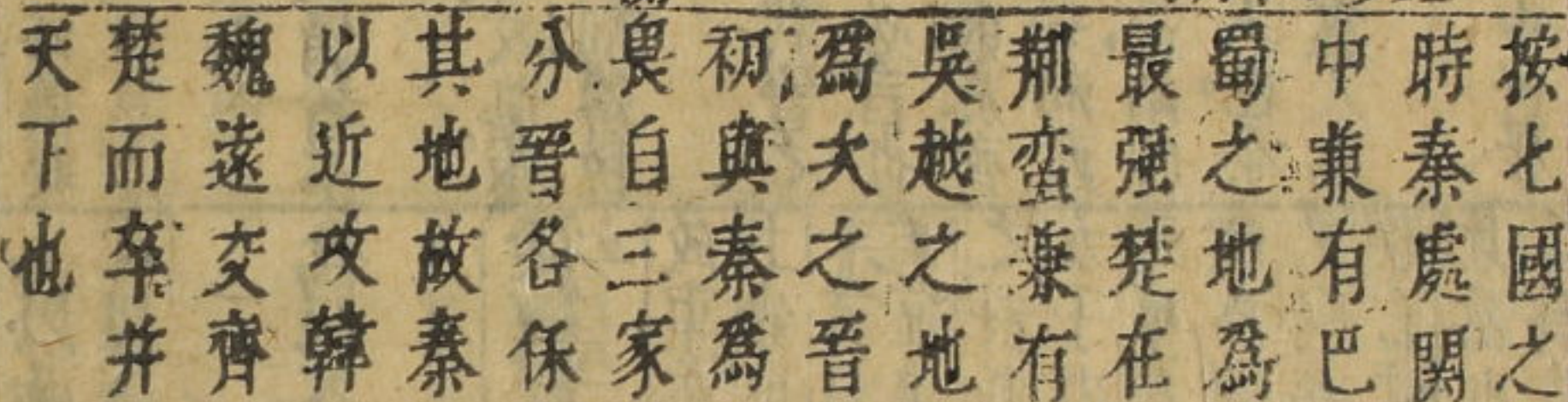
言。為先人。雪其恥。如之何。則可。是。是。報怨之策。智窮。言。為先人。雪其恥。如之何。則可。是。是。報怨之策。智窮。

言。為先人。雪其恥。如之何。則可。是。是。報怨之策。智窮。言。為先人。雪其恥。如之何。則可。是。是。報怨之策。智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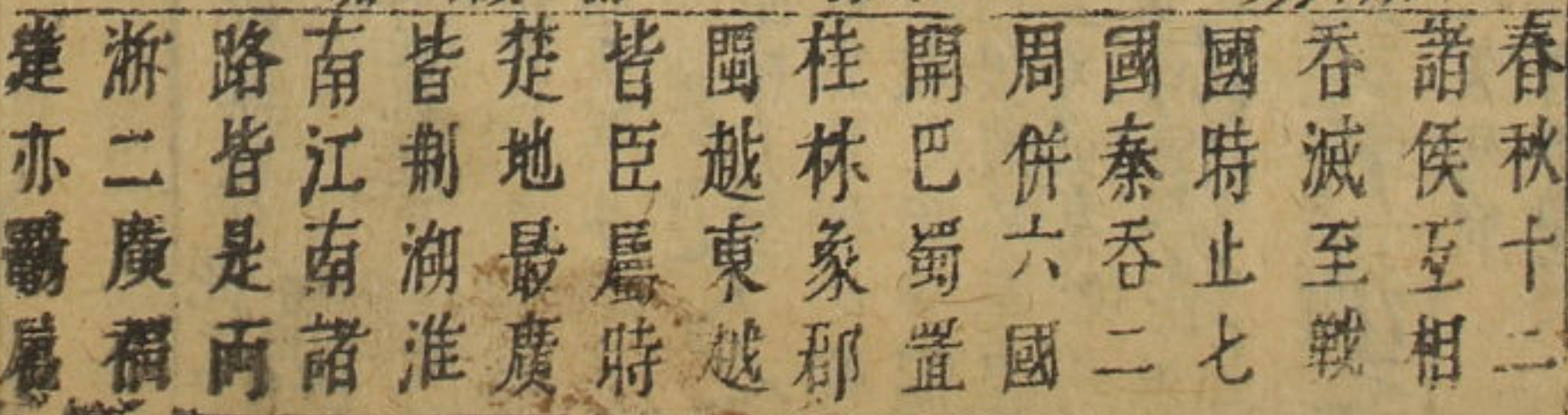
言。為先人。雪其恥。如之何。則可。是。是。報怨之策。智窮。言。為先人。雪其恥。如之何。則可。是。是。報怨之策。智窮。



爲報怨之本。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快耳。豈大勇者所爲。



四世光輔王室 齊東無抗衡 秦西無反旆 楚南  
無啓疆 伯喆競於域中 雄風耀於耳目



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亡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龐涓軍遂大敗又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又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亡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拒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亡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已徙都大梁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方是僅足百里只言其小可王以興王業○

○孟子對說王無慮於國削不支也地方百里不可謂強有以自振則可以王○仁政是也王如施仁愛之政於民仁施於刑法罪罰當省之而無峻法焉仁施於租稅收歛廉薄之而無橫征焉使耕者於苗得深入其耕而無慮妨其耕耨者於草得深入其耨而無慮妨其耨當是時氣象寬和時日多暇壯者以暇日修明其孝弟忠信之行既入以事其父兄而盡天

墾也薄是不過取意  
 稅是征發歛收也  
 深耕易耨耕是耒耜以起土易耨是耨是耘以去草  
 壯者  
 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暇日是刑賦所寬的日孝弟是良  
 脩者只飽煖之餘講明之  
 心精切者忠信只是孝悌有寔心  
 無失其爲知愛知敬之良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  
 二以字作用字  
 長上指君長言  
 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以手執之







沒故急於一見其動靜以下行道之機也既而見其容貌詞氣都是一種殺氣不覺大失所望○乃出請人曰方吾之進見也意不能殺之先王若庶幾效之今王時吾進望之不似人君已矣然自失及吾就之又不見所畏焉吾乃益自失也當爾時言未盡密款曲未盡致乃卒然問說天下惡乎定其真有定天下之志否耶吾維時對說列國紛爭如何可定必天下歸於一統則于戈息而天下定矣○王輒問說諸侯勢均力敵孰能合天下而一之吾維時對說一不於能一之人而一於能一之心有不嗜殺人者便能一其不一矣

出語人最有味政為今天下之人牧告也卒然二字是文章精神處不似人君便見不是為天下牧不是為天下典的定以勢言一以權言○玩孰能口氣如云何非君能一之正計問所以一之之法勢難歸一却輕嗜殺包得廣凡刑獄皆是不獨兵也嗜字太是打動良心

○王輒又問說民各有王孰能舍彼而與此時吾以一見大王知王飛揚噪率之氣必有殃民以自快者

吾自對說有下等天下之民莫不歸心而與也何者今時則易然也王知夫初生之萌乎七八月之間乾旱則苗無以為生而枯槁矣此待雨之苗上天好生而滑脂然作行其雲滂沛然下降其苗即勃然氣盛而興起之矣其興如是孰能禦止而不興之物理即民情也知苗則知民矣今天下之養民之君則未有不嗜好殺戮民人者也民極困六此亦欲稿之苗也如君有不嗜好殺戮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其領而想望之不舍矣此亦得雨之苗也誠如是其望之則心之所向身必歸之其勢猶水之即就乎下沛然誰能禦之吾之對王如是其如王無有為之畧何

孰能一之指君言孰能與之指民言○先提莫不與見自不得不與之執于正言莫不與言自一段如詩之興休正實陳時事處蓋人主有不忍之心勿饒于寸衷不容自己即沛然下雨景象可見人主即民之天也非天下之勢一於不嗜殺人之王乃天下人一於不嗜殺人之念也故不日天下之人君而曰天下之人牧

所畏焉無可畏卒然問曰以下急是詞氣天下聲定定是安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一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分據肉立誰政致民於死皆是

附政○王在位三十六年卒子嚭立是為襄王在位六年卒○日襄王法因事有功日襄王又日辟土有德新立故往見之云云

不嗜殺人○恩膏被入○智勇之勝而勝之以物○德祥覆物○權勢之分裂而奇之以仁○康阜○一人所係即有以開天地民物之先

○孰能一之○與七捕同言○舍彼歸此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不特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不特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不特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不特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不特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不特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不特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不特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不特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不特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不特



考春秋考異錄云早之為言厚也陽驕蹇所致也○

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三丈八尺巨身而目在頂上

走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赤地千里○雨釋名

云雨水從空下也雨者輔也言輔時生養也○尚

書休徵則肅雨時若答徵則狂雨時若○易候云

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

之應○纂要云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久雨曰

苦雨亦曰愁雨雨晴曰霽雨書晴曰啓雨水曰濛

雨雲曰滄梅熟而雨曰梅雨雨師曰雨伯亦曰玄

冥

齊宣王全旨○這章書通以崇王黜伯為主以保民

句為綱以足王句為脈以不忍為眼以善撫為作

用以制恒達為究竟而其反覆辨難處則以兩獨

何與為關紐

齊宣王有志於伯功而問說王黜其於齊桓晉文

其當年創伯之事蹟可得聞乎○孟子急以王道

其伯功而對說臣學仲尼者仲尼之徒無稱道桓文

之事者是以後世學者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可以

言於王者則王道可言乎

齊王病根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問桓文下闕士

地等正桓文事○孟子并開伯事不言而言王道

則過了許多伯氣而引之純正處稱仲尼之徒為

意正在已宗仲尼學術不同處

齊宣王姓田名辟疆威王之子也齊王喜文學游說

之士自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于慎到環淵之徒七

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事而議論是以

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于秦漢孟子之言即驗但秦猶嗜殺人故雖一而不能

定至漢乃定也

雲雲春秋元命苞云陰陽聚為雲○西京雜記云瑞雲

日慶雲或曰卿雲日景雲雲外赤內青謂之商雲

雨雲曰油雲雲雲曰同雲

雲師曰屏翳亦曰雲將

雲雲卷舒神工自裁若也頃刻有萬里之氣

初縹緖以縹緖雲行而品物咸亨乾道之宜隆

忽亂亂而變變有渙而公私交濟德乾行之過化

綿邈千凌虎非烟非霧山川有膏沐之容

輕翔于浮漢成商成卿郊原有瑞縹之色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

桓文之事者無道即

可得聞乎謂耳得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徒是學於

桓文之問也承無無以無可則王乎則有王

蓋然周公身致太平延被後世桓文戰事不息猶滅

而於桓文之事則筆削之

齊桓實錄伐楚救邢罔口血壇坫以來人心

兵車之會三晉實錄微會討二蒐於清河

伐原河陽之會伐曹衛以救天

釋鄭王城之請復曹衛以携楚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德者君德王指王業

係是愛護如保赤子在全民生上講莫之能禦也

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平哉是惡已

曰何由知吾可也王問有何事定

王坐於堂上乃聽治有牽牛而過堂下者



問伯曰事問王曰德宣王亦有分曉政足用為善

處保民二字極重保民即是德保有保養意舍下

衣食有保全意舍下老幼教養有保恤意舍下凶

年死亡有保護意舍下與兵備禦此處且慢驚心

字○宣王見孟子說個王道却不知看得甚麼難

二說到民上主張在我故有若寡人一問胡說

一段是齊王恩及於物之事乃以之証可保民者

人有這個心既可以及物便可以保民不忍二字

極重孟子全執此百方開導他要味一吾字正見

不忍之心是自家的不從外得所以許其足上若

無罪只就牛說以羊易之亦王之言須知此全是

不及安排計較處

○王答說易牛之事誠有之孟子因難之說是委曲

全牛不忍之心即足以致王矣但是心實衷也百姓

未知王之衷皆以王為慘而愛也臣固知王所謂不

忍其殺牛者真不忍也不忍者王道也○王說天子

謂不忍此言誠然若百姓議我為愛誠有之但我之

心不如是矣齊國雖小而一牛何足重吾亦何至

愛惜一牛但當一見時即不能忍其死若無罪而

就於死地故以羊易之也天子言不忍為是而百姓

言愛則非矣

吾不忍其殺牛殺牛不忍懼貌不忍是齊王一

就死地無罪直對曰然則廢費寶此句承

言禮不以羊易之使易此牛不識有諸問其有

益証陳臥子曰易字無限妙用後面用恩及人善推施

萬物而為言擬議以成變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只此

靈机堯舜揖讓湯武征誅皆以善易為大過人

保民而王萃渙撫存挈焚溺之衆而置諸陂澤

痾瘵不隔寸衷雨露酒為四境之雲雷豐鍾寶錄

面寡以雉尸殛以官為用不一而獨用之以牛者官音

鍾也黃鍾在辰者牛也音以感音而大物不修猶念于

全黍穀黍之是獻

斃於輓下斃於刀其盡則一而乃用之于鍾者太半

牛也蒲牢上踞者鍾也類以從類而新制初解何妨乎

此等導教之良庖

○曰有之牛之事目是心足以奏是心指不忍殺牛之

居王酌端倪足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愛是各心人臣固知

王之不忍也不忍是良心天○王曰然然字卑承誠有百

姓者誠有勿指迹言謂果如齊國雖小見所出有限吾

何愛一牛費之少即不忍其殺牛即不忍其殺牛而

地無罪亦故以羊易之也故字是所以

足王摘粹溥汪濊範圍天地之氣兼渾然一掬

培吾心之雨露曲成萬物之規模具在靈襟

楊字宙之太和惟之方見之際有流瀉活潑之象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百姓議王以小易

大知而以小易大彼惡知之彼指百姓之字王若隱其無

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何擇言何分別而王笑



慈中自露之附也。彼一時也。見牛之驚。則其心動。而全牛之心遂矣。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平日之生。於心即不忍見其死。聞其將死之聲。於心即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遠所見也。仁術生於見牛未見羊而已矣。

無異。鮮是宜王糊塗。不忍王若隱其二句。一步緊一步。如夢中喚醒他一般。而易之以羊也。而字下宜添一何字。此三句。一氣看正足。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宜乎二字。與前論有二字大懸。則全是怪百姓。故解之以無異。此并怪自家。故護之以無傷。無傷節止。解牛羊何擇句。仁術看作仁中自然之術。非是術行仁之权宜。如後面五敵之宅。一節都是術之全用。此一術字。開仁至多。以經綸見牛未見羊。政解說其易羊之心無傷。蓋牛之無害。以見而全已感之仁。羊之無害。以未見而全未感之仁。見其生一段重。不忍字。然又恐王以未見者為可殺。故說個遠庖厨。是君子善養不忍之心。處所謂仁術也。王以羊易牛。正此意。雖君子不過如此。此句分明是轉。換王心使之自信。

帝王世紀云。太昊取犧牲以供庖厨。禮王藻云。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是以君子遠庖厨。凡有血食之類。弗身踐也。○王因孟子解其所難。因喜悅而問說詩云。他人容有不自識之心。予則代為忖思度量之。夫子與我之謂也。夫以羊易牛。我乃自行之。問何擇之難。反而求之。竟不得吾初心。幸夫子以見與未見言之。竟於我見時不忍之心。有戚戚而慘動焉。宛若戴勝之在前者。然此特偶然之心。而未嘗所以合於王者果何在也。

孟子見牛未見羊一語。打動齊王初心。戴勝。光景恍然在目。真是可悅。戚戚二字。最妙。正不忍之良也。但昔日得於偶觸。而不覺人得於開啓。而認取。此心已現前。而復不解答於王處。全未得是心足王之旨。是雖察識。尚未能擴充矣。○孟子以王未能反本。以推其心。故設難以啓之說。王謂是心不足以王乎。今王已見其所難矣。有復白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言我若非愛其財。宜乎直之。何故易之以羊也。

謂我愛也。自心不自知宜。百姓之疑我也。○曰。此代王解。無傷也。言以羊害於不忍之心。非是乃仁術也。術不是方言其處得妙。而謂人言無傷于王。是乃仁術也。天機自然非有心也。不忍處是仁能曲處。以見牛未見羊也。所見只此牛故不妨以全其不忍是術。見牛未見羊也。未見之羊代其死。勿平。

其死。死指。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聲指哀。死之心是以君子遠庖厨也。庖是宰處。厨是烹處。遠庖厨正。是皆不忍之脈行仁之術處。

○主說曰。說是有解。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二句是。能知其。夫子之謂也。夫子指孟子謂。夫我乃行之。以行。

反而求之。是求牛羊。不得吾心。是不忍所。夫子言。見牛未見羊。於我心有戚戚焉。此見齊王已識本心之真。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問此心何以足王蓋謂。心小王大。大不相合耳。

戚戚。惻然。景迫。瞿然而省。猶然追想於往昔。惻然。惻然。神傷。穆然而思。勃然有會於當日。一朝而去。神動於若隱若躍之間。而當下似已默領。一朝而復。機感于乍失乍復之際。而即念還可自覺。久領之天心忽得之提醒。而勃已莫遏。莫覺之隱衷偶得之格地。而惻已若動。

○曰。有復於王者。復白也。設為。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不惑類。一觸即動念。傷於不忍見者。現在之生。悲惻在念。生不必揀而特救。方寸中之死物。更憐痛若尤存。殺無足怨。而特怨聰明中之殺意。更憐。

天地之好生。有時而生。不廢殺者。其生氣之常行者也。帝王之去殺。有時而殺。不妨生者。惟其殺之勿動也。一物生死之故。不忍于轉盼中見其始終。萬物生色之慘。不忍以七著故。傷其耳根。

○主說曰。說是有解。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二句是。能知其。夫子之謂也。夫子指孟子謂。夫我乃行之。以行。

反而求之。是求牛羊。不得吾心。是不忍所。夫子言。見牛未見羊。於我心有戚戚焉。此見齊王已識本心之真。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問此心何以足王蓋謂。心小王大。大不相合耳。

戚戚。惻然。景迫。瞿然而省。猶然追想於往昔。惻然。惻然。神傷。穆然而思。勃然有會於當日。一朝而去。神動於若隱若躍之間。而當下似已默領。一朝而復。機感于乍失乍復之際。而即念還可自覺。久領之天心忽得之提醒。而勃已莫遏。莫覺之隱衷偶得之格地。而惻已若動。

○曰。有復於王者。復白也。設為。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不惑類。一觸即動念。傷於不忍見者。現在之生。悲惻在念。生不必揀而特救。方寸中之死物。更憐痛若尤存。殺無足怨。而特怨聰明中之殺意。更憐。

天地之好生。有時而生。不廢殺者。其生氣之常行者也。帝王之去殺。有時而殺。不妨生者。惟其殺之勿動也。一物生死之故。不忍于轉盼中見其始終。萬物生色之慘。不忍以七著故。傷其耳根。

○主說曰。說是有解。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二句是。能知其。夫子之謂也。夫子指孟子謂。夫我乃行之。以行。

反而求之。是求牛羊。不得吾心。是不忍所。夫子言。見牛未見羊。於我心有戚戚焉。此見齊王已識本心之真。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問此心何以足王蓋謂。心小王大。大不相合耳。

戚戚。惻然。景迫。瞿然而省。猶然追想於往昔。惻然。惻然。神傷。穆然而思。勃然有會於當日。一朝而去。神動於若隱若躍之間。而當下似已默領。一朝而復。機感于乍失乍復之際。而即念還可自覺。久領之天心忽得之提醒。而勃已莫遏。莫覺之隱衷偶得之格地。而惻已若動。

○曰。有復於王者。復白也。設為。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不惑類。一觸即動念。傷於不忍見者。現在之生。悲惻在念。生不必揀而特救。方寸中之死物。更憐痛若尤存。殺無足怨。而特怨聰明中之殺意。更憐。

天地之好生。有時而生。不廢殺者。其生氣之常行者也。帝王之去殺。有時而殺。不妨生者。惟其殺之勿動也。一物生死之故。不忍于轉盼中見其始終。萬物生色之慘。不忍以七著故。傷其耳根。

○主說曰。說是有解。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二句是。能知其。夫子之謂也。夫子指孟子謂。夫我乃行之。以行。

反而求之。是求牛羊。不得吾心。是不忍所。夫子言。見牛未見羊。於我心有戚戚焉。此見齊王已識本心之真。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問此心何以足王蓋謂。心小王大。大不相合耳。

戚戚。惻然。景迫。瞿然而省。猶然追想於往昔。惻然。惻然。神傷。穆然而思。勃然有會於當日。一朝而去。神動於若隱若躍之間。而當下似已默領。一朝而復。機感于乍失乍復之際。而即念還可自覺。久領之天心忽得之提醒。而勃已莫遏。莫覺之隱衷偶得之格地。而惻已若動。

○曰。有復於王者。復白也。設為。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不惑類。一觸即動念。傷於不忍見者。現在之生。悲惻在念。生不必揀而特救。方寸中之死物。更憐痛若尤存。殺無足怨。而特怨聰明中之殺意。更憐。

天地之好生。有時而生。不廢殺者。其生氣之常行者也。帝王之去殺。有時而殺。不妨生者。惟其殺之勿動也。一物生死之故。不忍于轉盼中見其始終。萬物生色之慘。不忍以七著故。傷其耳根。







幼而巳是心也。藏之爲心。加諸彼則爲恩。故能推心之。恩則恩不用。即無以近而安。保妻子。凡在隆古之人。所以能保四海而大超過乎不能之人者。無有他異焉。有恩而不斷于所施。尤不混于所施。善推其不忍之所爲者而已矣。今王之恩。足以及于禽獸。而不推其所爲功績。不至達于百姓者。獨何異于古人之善推與。

此節正是保民而王。實功老。四句正是推恩實事。及字謂一念真切。念之真切矣。分明是舉斯加彼。但未露心字。運於掌只就心上說。勿作治效。只言天下老幼無一人不被吾恩。及天下直運掌之易。便不與保四海犯引詩。揭出心字。應前是心我。心血脈見推恩不外吾心。正明其所以易也。正是誘他擴充之法。此句正對他心。所以合于王引詩以証運掌。并許許多多語。一齊証合。以此作解詩誤矣。推恩二句。見恩之不可不推。不重效上無以保不說到衆叛親離。所爲與上文不爲爲字相照。以心見於行事曰爲。時解爲恩。便錯。

此句却重善字。心無不善。爲有制行。故曰推而爲曰善。推今恩。一轉再詰。再喚是篇中緊要喚醒語。一步緊一步。皆動其反本意。非使之以愛物者及人。正使之因愛物者以循無不忍之實。而及人也。兩箇獨何如。前詰其難。易倒置之故。起下不用恩。此詰其先後倒置之故。起下文請度。○恩之不善推者。其未度之心乎。凡物有輕重。必度之以權。然後可知。凡物有長短。必度之以度。然後可知。此是凡物皆不可不度者。至若人心其本然之權度。當度於物者。校物爲甚。今王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王請度之。當了。然自見矣。

此節正要他認出病根來。心爲甚。須緊貼知字。只是自知切于知物。非物無形。心有迹之說。王請度之。非請度其輕重長短。請度其輕重長短。倒置之故。在何處。下節正承此看。

考 權詳論語二十篇。○度者分寸尺丈引爲五度。各以十而登于引。禮書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投壺記曰。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重。鄭云。飾四指曰扶。一指按一寸。何休云。側手爲膚。

以天下爲家 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言是釋詩謂斯心指故曰家邦 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言是釋詩謂斯心指

兄弟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 推是推老幼之 不忍之心 彼指寡妻家那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 恩容保四海 不推恩 有及

不成 無以保妻子 刺薄寡恩妻 子亦離心 帝王所以大過人

者無他焉 大過人即保四海之 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善推曲体悉念也 周匝意所爲不指 今恩足以及禽獸 有所

功不至於百姓者 有所獨何與 言何故先其所後 而反後其所先與

泰証 張文定云 履易入于比 毗妻擊之間 鄙詐生而按崇如寶之義 念陳子之哀 艾千子曰 按洞酌之篇 言

把彼注茲而爲民之父母 正舉斯加彼之謂

舉斯心摘粹 無中獨 息也相 家國不作 殊

逆爲吹累 觀成可 處也流通 因親之孝

逆爲鼓盪 大順有象 在在遍滿 大無我之公

善推 徐暨 片念清發已覺 火然泉達之舉 見境流通 常若雷震 風行之莫

始於家邦 終於四海 此其山之也有本而不至 今所窮

權然後知輕重 權是 度然後知長短 度所以定 物皆然

凡物皆有 心爲其 此指應物之時言爲 王請度之 何能及

物反不 證 玉海程迥誤 三器圖義 故曰天地肇判 陰陽

能及民 證 彼分六位時成 萬物形著 是故體有長短 所

以起度也 受有多寡 所以生量也 物有輕重 所以用權

也是器也 皆准之上 党華頭山之拒 泰焉歷攷 往古如

虞舜垂重華之典 周公作太平之書 孔子欲行政于四

方 孟子用撥敘於萬類 舍是則何以哉

權實錄 取律於典 鍾 懸鈞植環以類 萬物之情 制用以累 泰

衡量之同 昉于帝王 推移任意 無有折閱之惑 鈞石之平 始于銖兩

輕重互劑 必無過衡之差 度實錄 生於一而成於十 數之足者 天地所以爲儀

遠本帝世 巡符之典 則作法者不輕 近察內宰 陳出

之制 則設官者不易 黃鐘之長 同於律元 璧美之

文章于典瑞 天子省方正度以同風 諸侯述職放

度以稟憲 登野分州 一失度而不均 治市除爭 一



按指為寸，扶即膚也。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云：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然則尺寸之度，又取諸物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則指尺與黍尺一也。

○抑王之所欲以民命為可忍，在於與動甲兵，危險士臣，構怨惡于諸侯者，以為必如此，然後快適于心，而功因不至於百姓與。○王不能自隱曰：謂我快此三者否也。三事原非美事，吾何快心。於是三者，特將藉此三者以求吾所大欲，不得已而為之也。

孟子因王不自度而代為之度，妙在挑動心字，不能愛民處，不止一端，而與兵云云，其尤甚者，不忍一無罪之牛而忍殺無罪之民乎。將此不忍心與快於心處，彼此稱量，能無惕然快字下得狠。○何快一念，即是心足王之心，將以求句，實自呈供狀矣。欲之一字，正愛民輕短的病根。

○孟子因探之說，王之所大欲，其可得聞於臣與。乃王自寬其難而為之笑，而不言。孟子因詰之說，其為肥甘不足于口，而求味與輕煖不足于體，而求衣與抑為米色不足視于目，而求美與，聲音不足听于耳。

而求樂與，便不足使令於前，而求聲與，士之諸臣皆足以供奉之，而王豈為是以與兵構怨惡乎。王說否，此非吾之所大欲，吾不為是而與兵構怨也。孟子因危之說，然則王之所大欲，可得而明知之矣。臨東海之僻處，而欲闢廣土地，朝服強隣之秦楚，遂以於內臨於中國，而於外安撫四夷，而為五霸之共主也。此其欲誠不小，而求之不可無道。第以若與兵構怨所不快之欲，求若一統無外所甚大之欲，是猶緣木而求魚之難也。

笑而不言，分明圖出一個大欲了。肥甘非項不是，孟子虛設旁王寔，覬定王之欲大，不過貪一煖快活，恣意声色等以為娛，非為百姓起欲也。數不足字，亦照足以字反醒辟土地四句，可平可串。此是王素，但齊王認作桓文，亦是此事，所以為欲而不為理也。古人善推所為，以若所為，即大異善推其所為焉，能成大過人之事。緣木求魚，明所求非所為，斷無可得之理。

雙鯉成抄云：鯉魚出陝中，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鮎魚出四川，雅州榮經水及西山溪谷，似鮎，有足。

失度而不可定。陰陽之分，天道適年，即以度之中。應之，會運之，流人事失平，即以度之平。林之。

○抑王與甲兵，甲兵攻戰之具也。危士臣，士是戰卒，臣是戰師，危是戰聞。

原其構怨於諸侯，甲以危士臣，而與諸侯構怨，然後快於心。快心是心，○王曰：否，快心者，吾何快於是。是事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大欲即下闕土地。

考証：陳惠生曰：按史記宣王二年，敗魏于馬陵，三年會趙伐魏，十年楚國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夾河。

水灌之，此與兵戰類。武雨，英雄多喋血之凶。兵構怨之寔，兵戰類。謀雲，字宙中戈矛之毒。請纓，構怨速討。于戈擾攘于中原，問彼罪人。

借箸，戰際召危，劍戟交馳于四境，滅此朝食。○曰：王之所大欲，大欲之實可得聞與。王可謂臣。

以所欲之大欲，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肥而且甘食之美，難其詞，非懈也。曰：為輕煖不足於體與，輕而且煖，故輕煖不足於體，輕而且煖，抑為米色不足視於目。

欲惟声色為甚，故聲不足聽於耳與，聲有清濁高下之，如抑字，米色車米也。聲不足聽於耳與，音樂音歌音皆是。

便不足使令於前與，便習雙倖之臣，供指使者，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皆字，木指諸臣，而王豈為是以與兵構怨者之欲。

曰：否，言大欲，吾不為是也，非為是五，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矣。欲不在一身，則欲辟土地，此句重必克拓。

使秦楚畏，蒞中國，一中原，而撫四夷也。外則張大，朝秦楚，而來朝，蒞中國，一中原，而撫四夷也。要荒也。以若所為，若如此也，所為求若所欲，所欲指一，猶緣木而求魚也。

因木求魚，那里得魚，非言漁人以木為餌，而求魚之中，其餌也，亦不是。攀緣山水之說。

華夷類：安內，長駕，中國之形勢，無時不在意中。懷外，遠馭，四夷之情形，何常置於度外。由京師而懷甸，居重馭輕，復中華自定之乾坤。由侯甸而要荒，扼吭撫背，開歷代未有之幅員。昭示四夷，使奉正朔，而祠春秋，以無生邊釁。鎮撫四夷，使受形索，而款閭塞，不為外懼。



亦能緣木而求魚

○齊王疑孟子之言太甚乃說所求之相左若是其過甚與孟子更危之說殆有過甚于此焉緣木求魚雖臨時不能得魚尚無不得後之灾禍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竭其心力而為之不得之後必有天災之灾王問說後灾可得聞與孟子喻之說欲知後灾以天下之勢言之設若鄒人與楚人相為戰則則王以為孰能克勝王答說最弱之鄒豈可抗萬乘之楚必楚人勝孟子因曉之說然則國之微小固不可以抗敵夫國之強大人之寡少固不可以抗敵夫多力之懦弱固不可以抗敵夫強勇其地較然也計今海內之地有楚秦趙魏韓宋中山方千里者有九齊僅集合得有一以一千里服八千里大小寡衆強弱之相隔何以異於鄒敵楚而弗勝哉此所謂後灾也求王而王有本計焉蓋亦反求推恩之本而為之可矣

若是其甚一語有怪而拂之之意孟子却又設陷有甚三字且又把後灾兩字去驚動恐嚇他令他向來一點雄心忽然灰冷尽心力妙心力既足則

○王曰若是其甚與

是皆緣木求魚甚字是必不可得有疑怪之意曰殆有其甚

言大欲難得比緣木求魚雖不得魚雖無後灾亦無未甚以若所為求者所欲盡心力而為之欲快心事心則愛牛本心後必有災後必有不測之曰可得聞與主問消索殆盡後必有災後必有不測之曰可得聞與主問

之害故以若所為求者所欲盡心力而為之欲快心事心則愛牛本心後必有災後必有不測之曰可得聞與主問消索殆盡後必有災後必有不測之曰可得聞與主問

曰鄒人與楚人戰曰與楚人是稱則王以為孰勝審鄒之勝負便可決曰楚人勝楚勝自強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齊與天下

大論天下之勢小大以國言寡固不可以敵衆衆寡以

其地之分敵言也九內齊集有其一總合齊地日集一內便有國大民衆力強意

弱固不可以敵強強弱以言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九非九

以二服八服制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敗此即後灾蓋亦

及其本矣謂舍其兵革而怨者到轉在根

緣木求魚希無安之獲若有魚陸處涖涖而人山林肆行險之求若有魚涖涖而人山林

河伯窮矣山人營澤人之事成衡人以漁人之事山林震驚漁人聘代人之場責水錯于山谷之中施餌餌之禁於槎蘗下數畝之令於山林

○今王發政施仁不忍之仁所施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

王之朝使字重見有仁政感動意仕兼已仕未仕耕耨者

欲耕於王之野農農商商皆欲藏於王之市行貨日商

旅皆欲出於王之塗行旅兼商賈天下之欲疾其君者

皆欲赴愬於王愬告也赴告者望其弔伐也五其若

是字指就就德之故下齊王欣然請試

歸市類熙熙交易與未耕並行王之市所以藏富

入其市而車載人肩處有千里遊教履絲電編之風

過其市而衽袂袂幕室有一人平準與廉暴義之思

發政正是施此不忍之心須直看從一點仁心發

現即上文用恩推恩使功加于百姓處使天下三

字直貫五句五個欲字正照求吾所大欲七字看

合天下之欲即可以遂已之大欲小可大寡可衆

弱可強所為運掌之易於此可見

四書章句

孟子

卷一

梁惠

上







母聽笑妻子承歡此際之樂善也何極登于  
竟路也若坦途然從于大道也若周砥然

○王欲行之行之指政施仁則盍反其本矣反本與上反本同言反求不忍之良

心以制產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分宅而教他樹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總可以衣老雖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孕字而生育無失七十者

可以食肉矣總可以食老百畝之田勿墾其時農時不以與你妨他八口

之家可以無饑矣總可以無飢入口這方是恆產謹庠序之教謹者教之以正道然

使民得有恆心申之以孝悌之義又申明以孝弟良心與所以然之義分頒白者不負

戴於道路矣則民知愛敬知代勞那有負戴之老者便是從善輕了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饑不寒二句中含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以王字總承之

此卽所謂大欲泰証測義曰禹合諸侯于塗山號五帛者萬國皆謂大欲

雖欲不井田得乎迨周室東遷齊秦晉楚皆大城國

則必縣之廢井田而開阡陌豈自商鞅始特其甚者耳

孟子世當井田可廢可墜之制故於齊梁二國歷七傳  
然亦未解到封建之必廢於秦而誠然以思誠繼絕望  
後生

[illegible]

七章論堯舜之道八章言湯武征伐九章事君當  
行我之道不可循君之欲十章告齊王皆湯武弔  
民伐罪之意十二章交鄰之道十六章言孟子之  
出處

五十二元一 梁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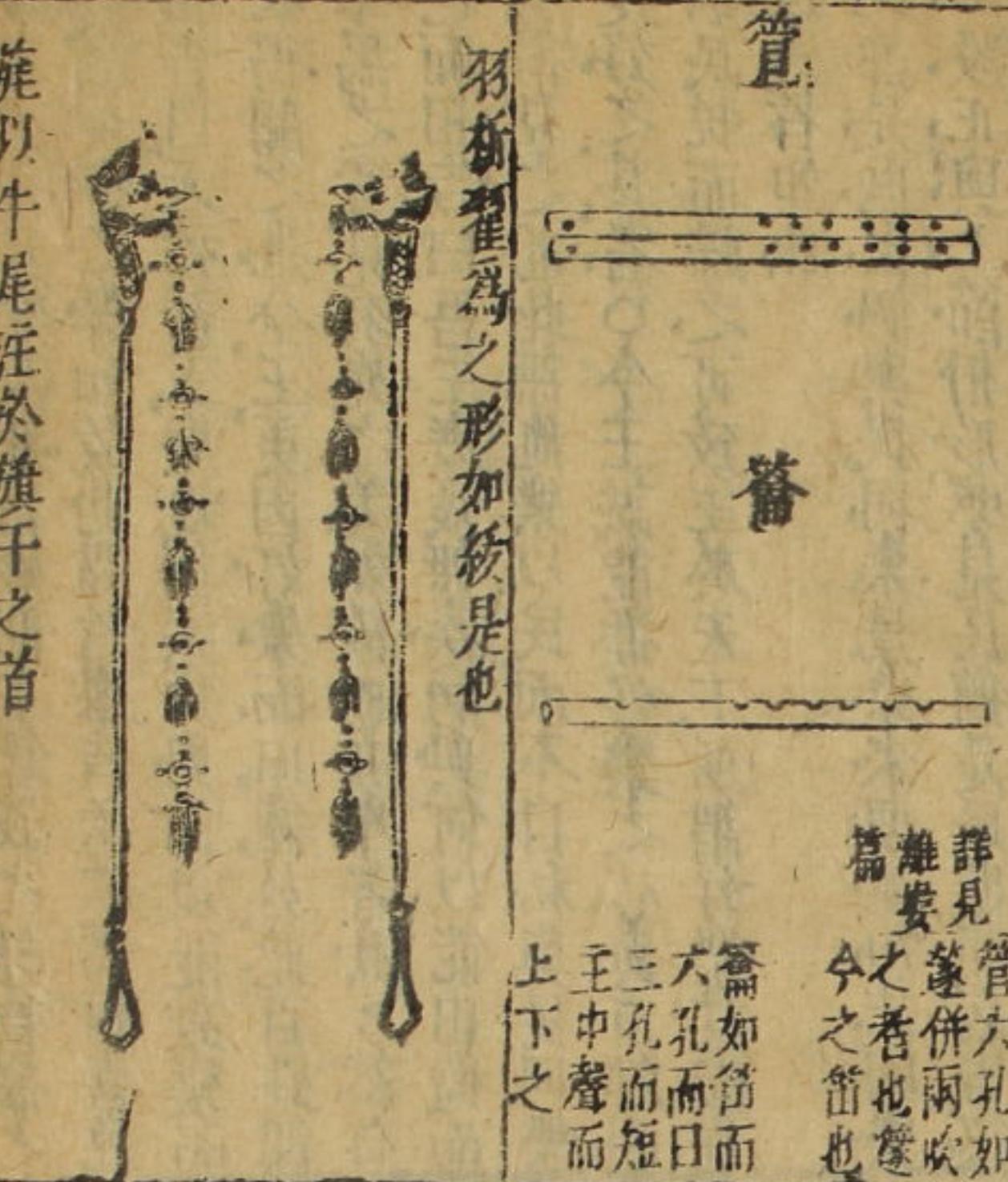
○夫言樂者豈必鍾鼓簫簫不懸于庭車馬利旄不馳于郊然後可乎亦問其同民何如耳今王鼓作其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宏大之聲簫簫雜合之音此王所謂世俗之樂也聞者舉皆疾痛其首覺聚其類而互相告語曰吾王之喜好鼓樂夫亦何似使我至於此之窮極也一家之中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孥分離而折散今王更以好樂之故而田獵於此百姓之衆聞王車馬雜踏之音觀見其羽旄容飾之美亦舉皆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之窮極也父子不得相見兄弟妻孥離散此無他獨樂而不恤民不與民同樂也是好之不善

此節是圖個不與民同樂善象來要他知戒今王四句一樣喝起大有意味田獵亦是樂之類故并言之玩中間兩使字是不堪之詞

鍾以止爲休鼓以作爲用故凡作樂謂之鼓樂鍾鼓以其聲之卑出故云聲管簫也簫笛也管簫以其音之雅比故云音車馬亦謂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鳴鳴鳴則和應故也羽以重翟爲之

以旄尾旄獸毛毳之爲裘以飾旄纛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因四時之用以講武事春教振旅遂以蒐謂生取禽獸之不育者而殺之也中夏教苴舍遂以苗謂去其害苗者也中秋教治兵遂以獮謂殺也秋王肅殺故取而殺之也中冬教大閑遂以狩謂守取而殺之無所擇也四時之獵皆以田爲主故曰田獵

圖之簫管



旄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

宇宙無生氣雖雲咸韶漢不能扶一代之衰朝廷有善治雖等缶瓦曲亦已彰地天之類

○今王鼓樂於此也百姓聞王鍾鼓之聲聞字貫下句

音响之自簫簫之音管是簫簫似笛皆竹音舉疾首蹙額然爲聲

而相告曰舉皆也疾首蹙額也人憂戚則促其類相告是民聞相語此是飢者弗食勞者弗息之情狀

吾王之好鼓樂自達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使我者如恣

模也極窮也無仁政使民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孥離散此

句極狀其今王田獵於此田獵是遊獵狩獵以取禽獸

姓聞王車馬之音和音見羽旄之美羽旄鳥羽旄旄牛

首以爲表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田獵取

章故曰田獵獵通通捕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使若者縱

之故曰田獵獵通通捕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使若者縱

也好字有從獸無用意此字指民怨無不

與民同樂也平曰仁政之不行而致民窮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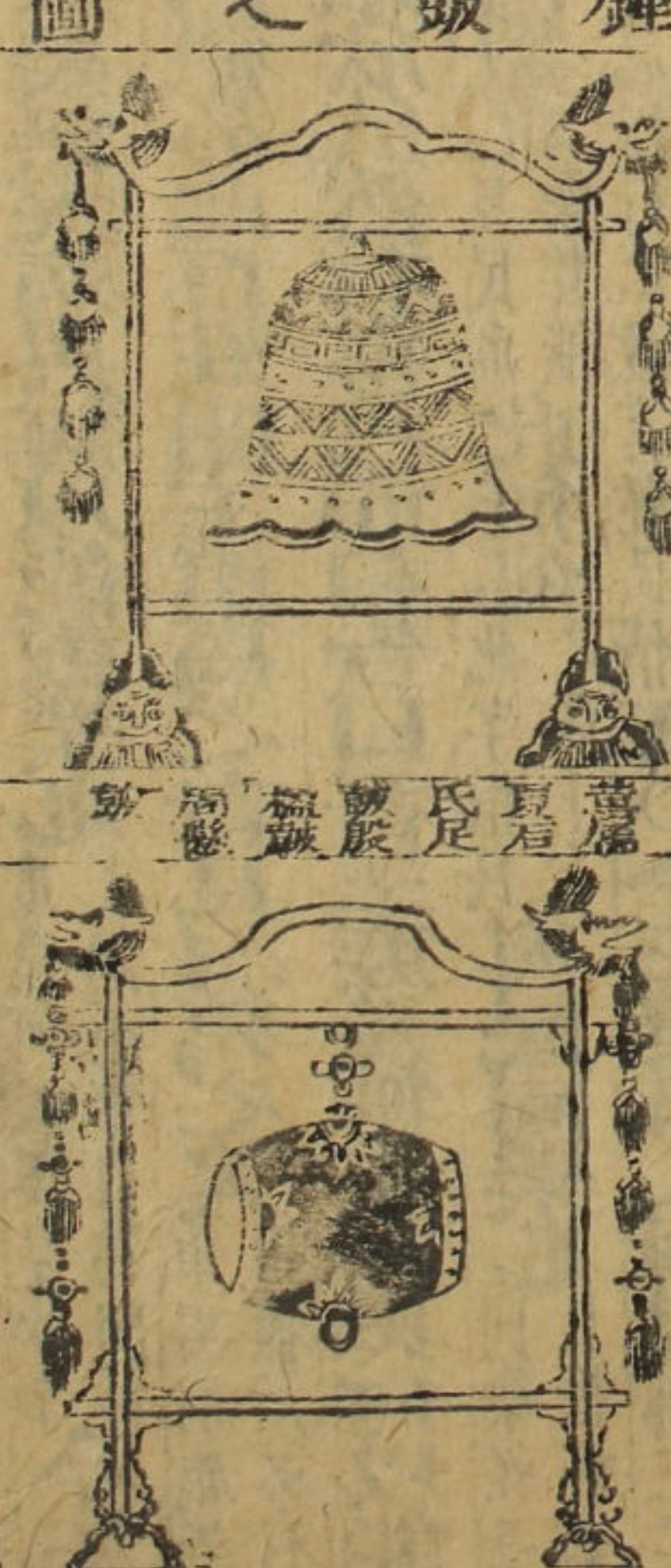
我証唐人華清宮詩云四郊被雪肅肅惟此宮中樂

疏知華清之煖不知外邊之寒便是疾首蹙額一段光景

車馬摘粹車音鑄也班馬蕭也韜車載道和秋風而馬嘶

六塞在御徐也而谷上玉容瞻輝馳而遠所

驛驛選駿冉也而飛渡金鞍隱躍駿也而雲集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舉音民聞鼓



○設為鼓作其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其為世之樂如故也聞者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天祚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而使我得聞之也今王更因好樂而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如故也亦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而使我得見之也此無他樂以民而不自私與民同樂也是好之甚者也○今王誠能推好樂之心與百姓同樂則民悅而歸之可致王於天下所謂好樂甚而齊其庶幾者如此

此節是出個與民同樂景象來要他知法同樂一段正與上節相形要見民猶是民也而哀告忽變為懽聲總見得引君意○上二節只說言甚不甚兩端末節方勉齊王今王今字即朕今之樂今字來言樂雖今王之樂而與百姓同樂則先王之心也此正是好樂之真處則王矣政收齊其庶幾意○項仲昭曰勤王之王鍾鼓之樂卒歲有幾幾勤太過而疾病生焉小民之所恐也故聞而庶幾其無疾病

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欣欣然有喜色相告互相

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庶幾何以俱是欣幸今王

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田獵所必有

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田獵也見民欣欣然此無他此字指民與民同樂也同樂就平

之心以行仁政言就民情驗○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同樂指平日仁政愛民上○証為無奇日聞見一般聲音

說王是天下之民歸心○証為無奇日聞見一般聲音

不動情百姓者非人情矣

以孟子之言觀樂無古今此救時之善務

以夫子之言觀樂同百姓必放鄭聲此為邦之正道

同樂召其所好一時愉快四境皆歸之雨露

福履同而雅頌作約天之雅奏下徹於人間

惠澤流而和風遍嚮壤之歌絃直通於帝座

齊王問曰文王之囿則講武無事則遊獵方七十里有

諸問有七孟子對曰於管仲之云於古書或有之○曰

若其大與文王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文王

之民此句正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文王

何也其大之故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其大之故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其大之故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其大之故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其大之故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其大之故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其大之故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其大之故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大

文囿全言○這章書只重此民同樂上在何也截破王就制度上說大小而異其民孟子就民心上說大小而異其君上下相形全要得引誘齊王意齊王好行樂廣苑囿民有不堪其大者乃不自反而托文王以問說文王蕃禽鳥獸之囿方七十里亦曾有諸孟子因其語而導之說於書傳誠有之其言未嘗不有據也○王故為訝詞說文王之為囿乃至若是其大乎孟子說當時之民猶尚以為小也王於是已囿為詞說寡人之囿方四十里僅半於文王耳民猶以之為大其故何也孟子說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不為私也民之為樂者往而樵焉民之雉免者往而獵焉樵獵之利與民同之游其中而忘其有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當時齊王既廣其囿左右必有假文王以達之者孟子不辨其誣只將錯就錯引他到公孫上去○按文王由方百里興豈有七十里之囿大抵周都豐岐山林陵麓多平原野文王與民共之而以名為焉耳與民同之便是一國之人之囿故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為小不亦宜乎

為小不亦宜乎

為小不亦宜乎

為小不亦宜乎

何也其大之故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其大之故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其大之故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其大之故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其大之故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其大之故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大



升其大亦忘之也此便見王民景象

說文云植木爲苑樂土爲園莽禽獸爲園樹乘爲苑○詩正義有藩曰園有畜曰園○典畧云免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吐而生子故謂之吐○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棘兔在触株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豈復得免爲宋國所笑

○若王之園則異矣臣始初至達於王之邊境聞國之重大禁令然後敢干進入爾時臣聞近國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擅殺其園中之麋鹿者其法如同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造爲阱坎以誘陷斯民於國中以阱視園而國中乃四十里之阱民以爲大不亦宜乎王試就民情審而大小之故庶有惻於王衷者矣

此節敘始至一段冷言○多少私開爲阱於國中最重正典民同之何對看四十里之園本不爲大以四十里爲阱且當國中入羅其罪便怨其大耳

杜子美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云四境皆

有闕者蓋四鄰之門也曲礼云入國而問禁入

鄰全旨○這章書交鄰除暴事若兩截於安民則

一其勇正輔仁智而行者苟仁專恤小而不顧養亂知專苟安而不知自強則仁必貽害於人知必受辱於已反爲不仁不知了所以湯事葛而征葛

句踐事吳而謀吳仁智中已藏勇在矣齊宣王中於盟會合縱之說故問於孟子說交友四鄰之國亦有輯睦之道乎孟子對說道誠有之國之鄰於我者有大小而施於我者有順逆彼以逆施我以忿報和好所以難成也惟仁者心無軫域忘乎已

之爲大也爲能俯而事小是故湯以商土之大事乎葛文王以岐周之大事乎昆夷此仁者之一微也惟智者識達机宜自揣已之爲小也爲能仰而事大故太王以邠之小事乎僂髡句踐以越之小事乎吳此智者之一微也

事大事小惟仁智能之非仁智不能也仁心一蔽於欲大小提不相安仁者愛民惟恐民之不安智知安民惟求民之安故事小事大是爲民太王曰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一句道盡

四書章句

受其害而又不沾一毫之利且

供祀滋深安得不以爲大也

芻蕘 析薪 長林豐草非僅以迎劍佩而拂旌旗

廣斧斤以時之制 芻蕘者謂芳草而崇化日之舒長

給樵採不時之需 楚者行召薪而歌王道之浩蕩

樵夫牧豎之謳歌聊以當上林之鼓吹

紫芝碧樹之瑞應總不如赤十之樂遊

○臣始至於境 追言入 問國之大禁 禁令中然後敢入

臣問郊關之內 關言郊外關內之地 有園方四十里

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言殺人抵命殺麋鹿亦抵命其

禁當時未便有殺麋 則建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 阱是坎

鹿但王設禁如此 則建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 阱是坎

民於死地 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兩宜字皆言事 然証張天

夫曰率獸食人不過甚之之詞殺麋 鹿如殺人之罪視民命不若禽獸矣

○臣問郊關之內 關言郊外關內之地 有園方四十里

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言殺人抵命殺麋鹿亦抵命其

禁當時未便有殺麋 則建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 阱是坎

鹿但王設禁如此 則建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 阱是坎

民於死地 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兩宜字皆言事 然証張天

夫曰率獸食人不過甚之之詞殺麋 鹿如殺人之罪視民命不若禽獸矣

○臣問郊關之內 關言郊外關內之地 有園方四十里

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言殺人抵命殺麋鹿亦抵命其

禁當時未便有殺麋 則建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 阱是坎

鹿但王設禁如此 則建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 阱是坎

民於死地 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兩宜字皆言事 然証張天

夫曰率獸食人不過甚之之詞殺麋 鹿如殺人之罪視民命不若禽獸矣



○斯二者天也。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仁者之以大事小，寬和容典，不忍一世之危，乃快樂上天并包之量，而合之者也。智者之以小事大，謹適舊全，不敢自速其戾，乃敬畏上天降鑒之命，而持之者也。樂天者是直使天下咸被其仁，宇內皆其造福，而保天下畏天者是直使一國得全於智境內，藉以奠安，而保其國。○是以周頌我將之詩云：敬畏天之威威，千時得以保之。是即畏天者保其國，而天下可享無事矣。何論

言此等含容是樂甚麼則樂天者也這非敬謹是  
畏甚麼乃畏天者也天卽上天之天但究其主宰  
則理而已矣休天下乃容保之休有休養生息咸  
被天下以福意保其國是乾比自治直無可乘之  
隙能保守意俱是宴事不止氣象規模○引詩合  
樂天畏天而總歸於畏合天下與國而總歸於休  
所以破人主好勝之習不必足定畏天字單指保  
國說亦不必補出樂天來

係天下 宇宙之險不生 盡天下而措之衽席之下  
 性命之情各正 胥天下而該之覆轍之下  
 有懷利不相分懷智不相教者慘焉如瘁于其目  
 有智用以詠愚勇用以苦怯者愀焉如惻于其心  
 ○王曰大哉章 大哉言其為交鄰之要道  
 也言指係天下係國之言 寡人好勇 小勇血  
 氣稟之偏 寡人好勇 便不能忍  
 夫撫劍疾視 撫劍按劍也疾 曰彼惡敢當我哉 自誇誰人  
 此匹夫之勇 此恃血氣小勇敵一人者也 僅敵一人 王請大之 大勇義  
 正以成其仁 智 泰 智則小 即孟子自况所稱配道義塞  
 而無敵天下 天地者也 有個請字 全是我這棒大勇 舜誅四凶  
 血雨而文武以遏密誅受者來開發他以保國係天  
 下則此一請其思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乎而

王以分勇為疾以勇為妨於仁智也而不知正以  
濟仁智之劣而成其為仁智特患其小而不能大  
凡撫綏一段輕敘過只重玉請大之一句喚起下  
節意

風雨露雷之教至矣。

撫劍擊鐸拔劍而起雄心一肆遊刃若有餘地。

彈劍而望田齊猛欲以一人之敵勝其五家之兵。

按劍而顧荆楚猛欲以三尺之鋒當其百萬之軍。



釋名云劍梅也所以防檢非常也○骨子曰晉葛  
廬之山發而出金車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鑑此劍  
之始也

○試觀之文王文嘗以大事小然至於不可事即奮  
勇以安民亦不妨於仁智大雅皇矣之詩云文王赫  
斯光怒愛整我師旅以遏密人所往之衆此所以為  
厚周家所受於天之休祐以答天下仰望之心此乃  
為文王之勇也在文王僅以救阮之一怒而安定天  
下使陽不安之民大邦畏其威小邦懷其惠何大勇  
如之

怒者勇之發也因王赫斯怒七字發出一怒安之  
說密人侵阮原不見來侵阮不巳其滋蔓  
何旁是天下之憂也故一過密而天下望慰豈惟  
阮民安天下之民幸安

○再觀之武王書記武王誓師有曰上天降茲下民  
你起為治之君以治之作起為教之師以教之惟日  
其能有助上帝以安民故授以君師之位而弗界以

詩云大雅皇王赫斯怒王王文王赫震怒貌  
也整是餘以遏徂密過止也徂往也密謂密  
其軍旅周為方伯能止強侵以對於天下扶弱本以遏密谷

此文王之勇也此字指周而對天下文王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一怒即勇字安恭正司馬溫公曰天下之君王

命者帝有福萬世因大時幸  
其能代而利者王有福千世

文勇威克厥愛強者以肅弱鋒遵時養晦之中  
撫六州之衆濟以謀臣猛士其威可以震王而文則備  
挾專征之資用以居功好大其勢足以旁兵而文則備  
優焉旅勇千倍相而不欲試

書周書天降下民此下民作是立君侯之師  
師以教惟日其助上帝助棄贊也上帝龍之四方師之任

四方之寄則夫有罪當討無罪當安惟我任而任君  
師之責天下安敢有過越其心志而稱亂者書之言  
如此故一人商受衡行於天下武王為君師而蓋恥  
之此乃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以其恥橫行之  
而安定天下無罪不安之民作君而天下安其生作

師而天下安其殺何大勇如之○今天下為亂當之  
密越志之糾者何限則民之不得安者又何限今王  
亦效文武之一怒而除暴以安天下之民則王亦文  
武矣民皆望王之安之而惟恐王之不好勇也以王

不好勇而民不得安也只好勇何足諱哉王欲交鄰亦  
即勇以成其仁智而已

天降五旬惟上天立君師之意有罪無罪二句言  
已必及君師之道一人二句是孟子釋書詞又武  
之勇至從計安天下發出即果大畏天之心故可  
以安天下安字正正二休字應武王恥之恥字妙

分理為上帝荷擔豈惟為己蓋榮知此恥則近勇  
矣今王亦一兼承文武所謂王請大之者以此一  
怒安民非并鄰國而有才或鄰人悔禍焉更更新  
我不必彼之祀便是仁吾可固吾之圉便是智小

有罪無罪指諸惟我在自稱天下最敢有越厥志  
易是何越是過言一人衡行於天下行人指指糾衡  
作凡皆過越心志此武王之勇也此字指書之而武王亦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字對文○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此亦字對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恐無以除

暴証世祖之以師日本斯民生於元狩太初之間大葉  
至元之世何不幸而遭其君之怒哉吁文武之怒上怒  
而下喜三君之怒而下怨後世人君其於金諸

仁者以大事小言湯事葛文樂天者休天下  
智者以小事大言句武事吳與天者休其國

勇者以小事大言句武事吳與天者休其國  
以大事言而安天下

可也言其仁也言其智也  
梁惠



大威得其宜便是天下之民幸安故一怒之勇亦是交鄰之道

雪宮全旨○這章書是引君此民同樂也以下下句一篇要領前三節正意已及後不過引先王故事以為法戒耳其實事在補助其行動齊王在君臣相悅四字

人主深宮燕居不知四方之疾苦人臣起自草莽與君同富貴同說承順誰肯以閭閻之疾苦告其君者故雖有富室遊觀之樂唯二三臣共之小臣不蒙歡毫之庇耳昔齊宣王延見孟子於遊玩之雪宮王說皆者之君亦有此出遊之樂乎孟子對說樂遊誠有之然君得而有之民皆得而有之不得其樂則將有起而非其君上者矣○臣以為不得而非其上者下不安分固可非也然既已為民君上而不與民同其樂者上不恤民亦可非也君可使有非上之民而無恤民之心哉

亦有此樂即亦樂此乎意有字輕帶過只要借人不得三字引向此民同樂上去○不得而非其上邊全在重字非也也蓋民之非是愁苦中之怨

考 治其情可原也上之非是邊際中之禁虐其民不可道也重也書君上於為民三字著神

○夫與民同樂者何樂民之樂是也君樂民樂而思召其所欲君獨無樂與民亦樂君之樂惟恐逸豫不享於君也夫有樂則必有憂樂民之樂則必憂民之憂君憂民之憂而思去其所苦君獨無憂與民亦憂君之憂惟恐宵旰不釋手君也憂樂開通之情如此故入君誠一徒以一已樂也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不徒以一已憂也而以天下之憂為憂此王恩之所由暢王風之所由洽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四句概言上下休戚相開之情樂以天下二句方正就為上的身上說以字著外言其憂樂不以一己而以天下蓋民之樂君憂君皆君以之諸說點作過脈大謬此二句是樂民樂憂民憂的斷案然而不王處方是民亦樂其樂民亦憂其憂証未是

○蓋以先王與民同樂之事述於齊之先臣者論之

安天下 綏柔 集久散之人心 感列泉而慎適郊 懷保 收已潰之民望 嘆苞根而念周京

震疊行于一朝莫不歸于九域 彈赫發于寸念汪濊普于寰區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雪宮雖宮名苑 王曰賢者亦有此

樂乎 賢者指君說此 孟子對曰有是宜有 人不得則非其

上矣 人指民不得是不得安居 之樂非是毀議上是君上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

非也以 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 使民不得有 亦非也

言蓋 劉向新序云晉平公遊西河中流而歎曰嗟夫安

雪宮 壯麗 瓊砌 綵以珠玉 黃扉紫極並燦

宮以外有溝壑彼四境之帝號陰靈時徹于九土

非上 騰議 謗議 不忘剝膚之慘而致多口之訛

百舌聲莫察經心之痛 造怨處既以生民之誤

一啓口又招訕上之訛 任謗處又以重民之辜

○樂民之樂者 樂字指民心所歡 民亦樂其樂 上樂字是

享其樂 憂民之憂者 憂字指民心所愁 民亦憂其憂 上

憂字指君之憂思 樂以天下 君之樂皆天下公樂 憂以

天下 君之憂皆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則精神氣脈流通

恭註 王披襟當之日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之者

惟風王處人安得共之

憂樂同民 悲愉共貫 燕笑必通正竟天顏之近

此民之有樂而未遂者蒙我之恩孰不欲為我以就利

此民之有憂而未寧者感我之德孰不欲為我以避害

樂意相通以清萬幾之神毓蒼生之福

憂情善貸且以解父母之憾願赤子之服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景公齊先君晏子名 吾欲觀

於轉附朝舞 現遊現也轉附朝舞二處各轉附有太

公慕蓋欲東望武夷陵思太公之往蹟 遵海

○蓋以先王與民同樂之事述於齊之先臣者論之

○蓋以先王與民同樂之事述於齊之先臣者論之

○蓋以先王與民同樂之事述於齊之先臣者論之



昔晉景公問于晏子說晉之境内山有轉附朝  
舞之水有海色有瑯琊之勝晉之現也吾欲現轉附朝  
舞之山循海而南至於瑯琊境上以采其風吾何所  
修爲而可以比于先王之道觀也景公蓋有不足今  
時之意矣

景公晏子伯習本不足道而孟子引之却重先王  
二字引他法古非止法景公吾欲現二句主意只  
在遵海一句齊大海東環南通吳越北至遼瀋諸  
山環列蓋欲現海也轉附朝舞瑯琊是起止處修  
字正而後惟君所行二字皆照

地理志云轉附朝舞山名○按景公傳轉附太公  
墓所在武陵是也瑯琊桓公墓所在琅陵是也○  
大明一統志瑯琊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明陸鏡  
勳海圖論云夫海者百谷之王而萬水之宗也山  
東三面瀕海登萊二府島嶼環抱其在青齊則萊  
安日照濱州利津濰化海豐諸境皆抵海爲界

勳海云  
晏子對說此修先王善哉問也嘗考之先王天子  
十二年而適諸侯之國名曰巡狩其終狩者果何修

與蓋巡諸侯近守之士而慶議於是乎行也諸侯五  
年而朝於天子名曰上朝其述此者果何修與乃述  
明治之政業於天子而殿最於是乎所也巡狩述職  
無非有事而行者不特此也又考之先王王侯春出  
國郊以省耕以補民之不足於耕者秋出國郊以省  
歛而助民之不給於歛者其遊幸以爲民如此故有  
夏諺語曰吾何幸王之現而遊也王不爲現而遊吾  
民將何以享其休美吾何幸王之現而遊也王不爲  
現而樂豫吾民何以沐其益助休以一遊助以一豫  
天子行之遂爲四方諸侯遊觀之法度以夏諺觀之  
是古者耕省歛之証而亦以見先王之不爲無事漫  
遊以病民也

此節諸意重者耕省歛上巡狩述職是先王遊觀  
之大者故統言之所守述皆侯國治民之事故  
曰無非事者此句承上起下意重下段春省耕省  
天子諸侯皆然言巡述之外只有此耳引夏諺正  
與非其上相及遊豫不分遊則必豫也民休由上  
上助休豫是民樂光景

南 遊者也海東端 放於瑯琊 瑯琊縣名放是至此以  
欲窮齊之勝 採民風耶耶有桓公墓欲

南望瑯陵追 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先王指三代  
桓公遺勳 聖王非指齊

先王修字重下面巡述補  
助正所修也此効法也

和証 殷詩曰陟山喬欲允猶翕河周官曰考制度於四  
風俗命市納賈以視民

好惡此之謂先王現 瑯琊 徘徊 地富而寔  
人負摩 歌聲輿懷 率任成喻建廷成幕揮汗成雨  
車轂擊 登眺思止 都邑繡錯里居絡繹戶日殷稠

遊海 洗兵條淮漢之氣 旌麾南指順海若而神傷  
借徑於其濛濛之畔將將跳沫怒海與載道之翠華相映發  
飲馬於溟濶之庭將將遐驅通靈與屬日之烟波共吞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 善其有志慕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十二年 適 巡狩者 言巡遊何爲 巡守也 巡其治諸  
侯國亦是遊 述職者述所職也 述其

侯朝於王白述職 六年一朝王 述職者述所職也 述其

無非事者 事即對勳變通 春省耕而不足 省視也補  
以賑之耕不足種具 秋省歛而助不給 助是賑之或元  
乏也是食歉於一時 秋省歛而助不給 助是賑之或元  
入薄也是食歉於一年二句以天子爲主 夏諺曰 夏后氏  
諸侯亦遵王制省侯甸補助皆是發倉廩 夏后氏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 自述省言曰遊 吾王不遊吾何以  
助自職豫而出曰豫 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度非真以遊豫  
上有所與日助 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度非真以遊豫

一遊豫間亦使諸侯見 若証 百虎通云巡狩也狩牧也  
人之德意而欽承之耳 若証 爲天下巡行守牧也風俗  
通曰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因  
隱不得兩者故自躬親行之

巡行實錄 五載一巡虞帝以肆觀群后東西南北一  
以敷奏明試之意行之黜陟之柄所以不  
誣 時過其 邦周王以武序在位神人河嶽一以懷柔  
之意之氣通之有序之叔所以獨隆也 考礼 正刑

述職實錄 奉法 來享來王 課功能 會同有釋  
天子當陽則賦納儲衡屬在戎方慮無不竭蹶而趨  
明堂肆啓而官受方物屬在奉常慮無不接踵而至

明堂肆啓而官受方物屬在奉常慮無不接踵而至

明堂肆啓而官受方物屬在奉常慮無不接踵而至

明堂肆啓而官受方物屬在奉常慮無不接踵而至

明堂肆啓而官受方物屬在奉常慮無不接踵而至

明堂肆啓而官受方物屬在奉常慮無不接踵而至

明堂肆啓而官受方物屬在奉常慮無不接踵而至

明堂肆啓而官受方物屬在奉常慮無不接踵而至

明堂肆啓而官受方物屬在奉常慮無不接踵而至

明堂肆啓而官受方物屬在奉常慮無不接踵而至

明堂肆啓而官受方物屬在奉常慮無不接踵而至

明堂肆啓而官受方物屬在奉常慮無不接踵而至

明堂肆啓而官受方物屬在奉常慮無不接踵而至

明堂肆啓而官受方物屬在奉常慮無不接踵而至



十月初

朔巡狩

東岳

中岳

西岳

南岳

北岳

商書五服一巡  
行群后四朝四  
朝者朝京師巡  
狩之年則朝於  
方牧之下虞夏  
之制諸侯歲朝  
天子五載一巡  
狩周之制侯甸  
男采衛要服六  
者各以其服終  
來朝天子十二  
歲一巡狩建行  
者自上案下也  
述職者自下達  
上也王十二歲  
一巡狩諸侯六  
年一朝

前朝服 二年俟服朝  
前朝服 三年男服朝  
前朝服 四年采甸服朝  
前朝服 五年衛服朝  
前朝服 六年男甸齊服朝  
前朝服 七年  
前朝服 八年甸采服服  
前朝服 九年男服朝  
前朝服 十年衛甸服朝  
前朝服 十一年  
十二年 采男侯甸  
皆從王遊狩

|    |    |    |    |    |    |    |
|----|----|----|----|----|----|----|
| 男  | 蠻  | 衛  | 春  | 采  | 甸  | 侯  |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 男  | 蠻  | 衛  | 夏  | 采  | 甸  | 侯  |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 男  | 蠻  | 衛  | 宗  | 采  | 甸  | 侯  |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 男  | 蠻  | 衛  | 秋  | 采  | 甸  | 侯  |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 男  | 蠻  | 衛  | 觀  | 采  | 甸  | 侯  |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 男  | 蠻  | 衛  | 冬  | 采  | 甸  | 侯  |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 男  | 蠻  | 衛  | 遇  | 采  | 甸  | 侯  |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東來 |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見  |

○今也列侯之遊觀則不復先王者然君出則師衆隨行而暴糧食所至病於供給而劓者弗得食廢工夫征而勞者弗得息脂也側目相為讒謗民乃乘之作起奸惡而有異心彼皆罔知也嗚呼方逆王命苛虐生民而恣情遊宴獸飲茹食有若放流其勞之極也連荒亡大費供億為所屬之諸侯困憊之憂民何艱之典

君行糧食是糧  
 穞乾根之類  
 饑者弗食  
 糧穞苦於難  
 勞者弗息  
 衆軍苦  
 而民  
 眊眊焉  
 眊眊側目形於色  
 民乃作慝  
 這就是民深  
 怨怒于心  
 處  
 方命虐民  
 天子命爾撫民今若此  
 飲食若流  
 只泛設糧  
 奢如流水  
 漚漚薨亡  
 只言遊行不絕  
 爲諸侯憂  
 諸侯是所  
 無窮極  
 餽餉亦不絕  
 屬附庸之

糧食三旬止。是入不得。吾說作惡止。是非其上焉。  
凡物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格詔令也。方  
命虐民。田下飲食若施。又言晉耗糧食。亦是虐民。  
內事爲諸侯憂。如同盟。夾和國皆憂其國之將亡  
也。

國會議各亦不勝勞  
費困憊而以為憂

派連 易帷而往縱其所如情與波而俱盪無隄防也  
敲棹而前不知所極意與水而相摩無斷續也

楫師告勞 與波上下娛于湛樂忘欲於忘歸

計其可憂之狀。從隨流水以下遊。而忘失來反。則  
西顧。萋萋無極之流。從隨流水以上遊。而忘失來反。則  
謂室引。絕之連。從隨則。歎無有。厭低。則謂急。厭特  
日之荒。樂流於酒。無有。厭。則謂喪失政事之亡。  
若夫先王但有眷省秋省。一休一助爲民而已。無此  
流連之樂也。而君可樂是乎。無此荒亡之行也。而君  
可行是乎。惟此乃爲君之所行。而可以北於先王。觀

○從流而下忘反謂之流從流下是自上至流而下忘反是任意所往流如水之動  
○荒從獸是田獵逐禽無厭是無厭足荒是不惜時而廢職  
○樂無厭是飲酒無度亡是不勤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樂酒以飲酒爲

從旒云云是深痛流連荒亡所爲不善之意而直  
指之復言一番令人慘然動心亡反無厭正是可  
恨處○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是總繳上意  
直應到修此先王惟君所行直與他夫意於先王  
作界在兩可說話

之行樂以心言惟君所行也欲決意考証邵劍津曰按昌  
行以事言無原可知只飲酒移下梁丘據其樂酒無厭可知  
從獸梁慄蒼同馬致果羽獵方休卜期後日  
物絳欲虞人翼圖挾林幾尺邊勝他左  
索京新軍鼓列卒周匝星羅雲布則約束整也

四子集卷之四

五十一

三







均逐一認定。分別正聲。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此空說也。蓋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鍾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鍾四寸半是也。一均之內。以宮商為主。其律當最長。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于聲。或長。則只可折半用于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義也。十二律既自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鍾太呂太簇。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羽之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以仲呂為宮。則黃鍾為徵。而當用于聲。若以蕤賓為宮。則大呂為徵。而當用于聲。若以林鍾為宮。則太簇為徵。而當用于聲。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也。試更用此而推之。當曉得。

明堂全旨。○這章書。八欲。同民心。以行王政。文王節。便。有與民同之意。此是正說。後兩節是權說。總欲其行王政也。

局有明堂。自公劉。培其基。太王。肇其迹。而公王。昌其。運。聖。積功累仁。而致。尊。宣王。有。欲。慕。效。居之意。故設。問。天子。延。聘。四。命。朝。諸。侯。於。方。岳。之下。故。泰。山。之。

下有明堂。周制也。而今時事非矣。人皆謂虛名而欲毀之。不知將因人毀諸。抑且已止而待乎。○孟子對說。夫明堂者。原廟有天子。而為王者之堂也。王者以王政而成。王如欲行王政。則當守其制。而勿毀壞之矣。

明堂之制。傳矣。官王豈不知來歷。此則未必無欲慕之意。○故孟子就立明堂本意。引之行仁政。王者之堂。重王。首。發。政。出。令。上。不。重。規。制。行。王。政。就。平時出政說。非指居明堂時朝諸侯時事。

按明堂有九室。如井田之制。隨其時之方位而開。門四窗八闔。王者隨月所居。則分而為九室。祀上帝。則通而為一堂。蓋在王居者。則以祀上帝於九秋。在方嶽者。則隨四時巡狩所至。而祀天帝也。祀畢。則隨所至之月。分九室而間居於此。以出政令。非常居者也。○明堂之名。起於夫子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再見。孔。說。明。堂。位。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又。見。月。令。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小。其。始。制。於。黃。帝。有。毀。無。璧。蓋。之。以。崇。圖。之以。水。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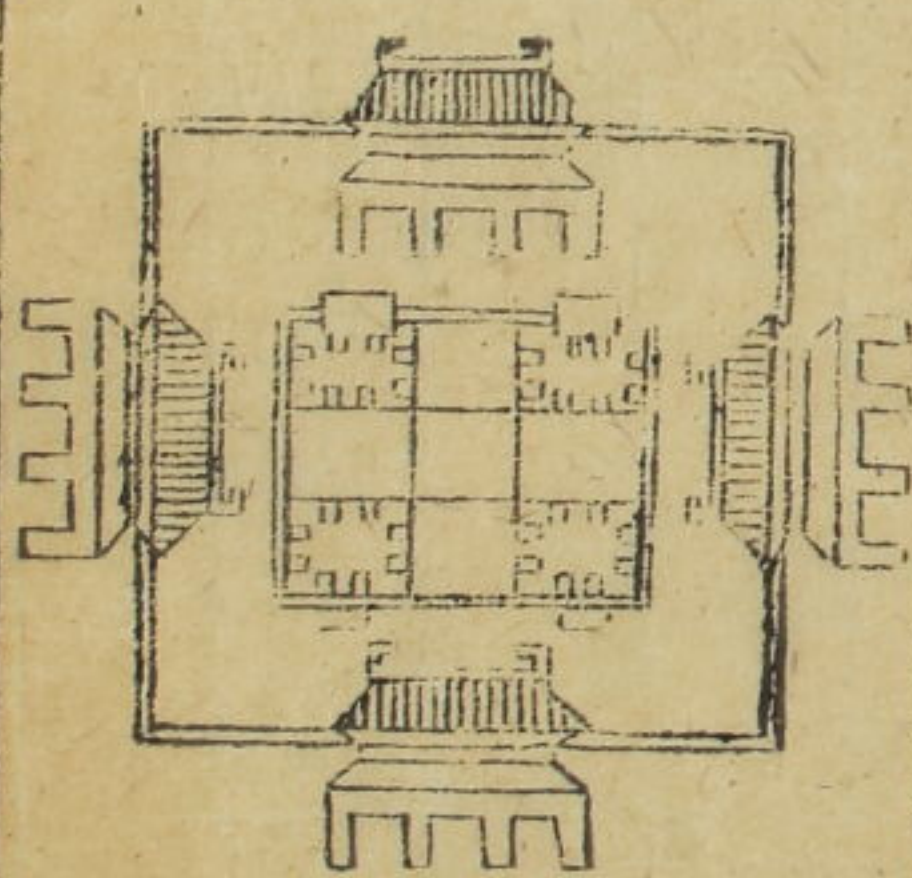
事物為物。一音之中。各有五音。獨曰徵。招用招者。率其本音之重者而言也。舜之遊觀。則正月東巡狩。至於岱宗。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以五音之為民為事。則水火木金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是也。當時景公大駭。出舍。與發補不足。亦為民為事。故曰徵。招用招也。○劉氏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為宮。宮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損一。以下生商。則去十八。得三十六。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九。得二十七。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六。得三十三。也。角三分益一。以上生宮。則加九。得四十二。也。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六。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宮。則加九。得五十七。也。其相生之數。也。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為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為君象。而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為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為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為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為物象。此六之次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是欲并其遺跡而去。明堂是周人子東。巡狩而治意。王。

者之堂也。王者省方。明。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政且。考証。淮南子曰。明堂之制。靜而法。集。朝。而法。繩。春。治。以。節。至。甘。雨。高。露。以。時。降。○按。後。漢。明。堂。銘。曰。春。撫。孤。夏。進。賢。良。秋。薦。武。人。冬。講。閱。梁。則。王。政。微。可。知。矣。

明堂實錄。魏。後。齊。正。面。室。有。二。一。人。之。政。令。出。震。左。右。各。不。為。季。孟。之。交。分。開。太。廟。於。正。法。建。離。上。員。下。方。法。天。地。之。奇。偶。處。太。室。於。中。雷。木。十。王。戚。森。聳。以。相。象。戴。冕。旒。以。當。軒。見。八。紘。稽。顙。龍。旂。豹。韜。抑。揚。而。招。銷。負。斧。戣。而。南。面。知。萬。國。歸。心。

周公明堂位在國之陽三。里外七里內。丙巳之地。東。西。九。室。南。北。七。室。東。西。凡。五。室。南。北。亦。然。上。圖。法。天。下。方。象。地。八。窗。象。八。風。四。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三。階。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侯。四。廟。九。室。共。十。三位。此。則。公。定。制。也。





一曰合宮。唐虞祀五帝於五府。蒼曰靈府。赤曰文  
 祖。黃曰神計。白曰明紀。黑曰元矩。又云堯曰衢室  
 舜曰總章。夏曰世室。殷曰重室。制度各異。周曰明  
 堂。度九尺之庭。東西九楹。南北七楹。堂崇一庭。五  
 室一庭。大戴禮盛德篇曰。明堂九室。室有四門。八  
 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以扉上員下方。其外以  
 水名辟雍。

○王說王政可得聞與孟子對說周家之明堂肇於文王文王未嘗坐明堂也其政則王政也昔者文王之治岐周也耕者用助法而九區助一以厚農仕者報功德卽不必盡世其官而亦世其祿以厚士閑倚市易但訖察其人而不征稅其貨以厚商旅池澤石梁俱無有自利之禁以公之於小民至有罪之人則止及其身而不加於其妻孥焉以矜有罪也此王政之大綱也若老而無妻愁悵不寐其名曰鰥老而無夫悾然单居且名曰寡老而無子鹿也誰依其名曰獨幼而無父呱也莫顧其名曰孤此四者乃天下之穷民而無所控告其困苦者文王發政而施之以仁固無所不周旋必先加意於此四者詩云子心猶竟

苛矣乃爾厚之人惟是哀痛此惓然之繄孑然之獨其文王必先施仁之意此

此節引文王求政。是以諸侯行王政的。周家世業皆本治岐。故治岐之政。皆其仁天下者也。耕者五項。是治岐之政。必先四者是治岐之心。有是心方能行。是政鰥寡孤獨。却費多詞說。更要激動齊王也。若匹夫匹婦不衣其澤。便是王政缺陷處。故人主有不侮鰥寡之心。方是愛民惻怛之誠。必先非先後之先。只是如傷精神於此。倍加提醒矣。

一統志云岐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山有兩岐故名一名天相山一名箭括嶺山之南有周原蓋周之舊國也○礼月令云甸鬲在境所以察出禦入○王制云關執禁以訕禁異服察異言○風俗通云南特也言交易而退特以不置也○易繫詞云神農氏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一曰祝融作市○周礼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厉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大戴礼云十二月虞人入梁上者主設網罟者也

明堂月令之圖

[illegible]

明堂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廟季冬居元堂右个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未必能行王政不無慕於王天下故問對曰昔者

制九分中  
稅一分  
**仕者世祿**  
仕者先世有功德之子孫亦世世與之祿以報功  
**關市**  
關四郊境上各有門關也市國中商賈貿易之所也訊伺察姦宄也不征不取稅也  
**澤梁**  
澤水所聚以養魚梁水所通  
**罪人不孥**  
孥是妻子罪止及以防盜無禁是不止人之取也  
**一人之身不及其妻**  
**老而無妻曰鰥**  
鰥大魚也魚目不聞無妻者鰥也  
**老而無夫曰**

寡寡保也保然單獨也老而無子謂隻也妻立一身無所依也幼而無父

孤孤頤也頤望無所怙恃此四者鰥寡孤獨天下之寔民而無告者無父無妻子可告但可告於文王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必先是於衆民中倍加怜悯非先此後彼詩云嘏矣富人猶可也亂世富人猶可過得哀此孤獨黃獨之人黃獨之人文王所必先哀可憐憫見

考註 夏書予則罕殺女周禮司房比糾男子入於罪隸  
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析  
下惠搜盜師之誅豈不哀哉  
偏介之鬪暴征其私縣鄙之市強易其賄竊之域以紀  
網之無不通也無政廣也  
澤之雉浦用蛟守之海之蜃唇祈望守之為之度以封  
植之無朽蠹也無賦底也  
窮民類 妻京永夜而目不寐 衰殘靡托而嘆溝瘠  
徘徊霜月而影自弔 出入唧唧而嗟零丁  
才遺之狀目不忍接 白首妻其在上有狐裘之戚  
繫泣之聲耳不忍聞 痛人滿目處上切河濟之悲

四庫全書

孟子卷一 梁惠

四







圖



此圖乃孟子所繪也

孟子曰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夫矢之射也



首飾屬情類。餘謂法設此二段。卽是四境不在餘  
斷。案全要摹他有心之問。無心之答。一段情景。○  
凍餒卽賄指稅歛困民。士師不治。卽賄指嚴刑峻  
法。

○孟子始匡之說以友方王既知不能治士之罪若君有一國而四境之內不治則自處將如之何王無以對但顧左右而言他事真若罔聞而不知焉是前能有爲乎

此節是孟子立言本意四境何只令レ諷他不羞齊王身上王因思其故皆左右爲之也但能願之而不能棄之已之而又無以自解但託言他事以付之無可奈何耳レ斯時王與二三左右レ曉レ支君而孟子レ令然一座間也亦莫知レ

三鄉士黨六鄉之賦五州爲鄉旬而戢听於朝縣士黨  
堂六遂之獄五縣爲遂二旬而戢听於朝縣士黨

一縣之獄五畝爲縣三旬而戢所於朝而士師爲之長○疏士師卽周師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以士爲官用諸鄙鄙掌鄉合州党族閭比聯與其民人之什五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謂慶賞堂官之政令察獄訟之詞

世臣今言○這童書讀出爲民父母作主一慎字正  
爲民父母的血脉國其堂牖也民其子也進賢以  
爲民正猶父母之擇師係以羽翼其子也必慎於  
進賢而後親臣正以親民國始相繼而成故

孟子以宣王不能進賢以子民故見之而說王亦知  
臨民而有國者之惟藉有賢臣夫所以稱爲有國者  
非謂有喬不可壯國之觀之謂也以其有累世勛舊  
之臣足以維持國脈之謂也然世臣之始爲親臣今

矣昔者所進正將從而倚庇之今日口知其亡也  
安得有親臣既無親臣安得有世臣王說此亡  
去者皆不才之人吾初未識而用之今何以先識其

以妻子之  
身寄其家  
而之楚遊者  
之性也楚遊或去  
比其反也  
比及  
為饒家  
則凍餒其妻子  
凍餒在先反  
反而始知  
則如之何  
王之臣何  
以處此

責不信之矣論  
義當絕其交  
 曰士師不能淦  
士師微官之  
長其屬有  
 王曰已之  
此士師  
王何以處  
則加之何  
工遂士縣士輩治者課  
六功能察其治道也

其遊壽則陽春絃咽騷客聲淒時触行人遊子之腸  
其遊壯則童臺天府巫山勝地頓憶高山流水之交  
當關而望鄢郢之氣車驂馬嘶足發悲壯之聲

民裾而遊方漢之郊露白葭倉更暢觀風之意

曰四境之內不治四境指全齊之內不治是有棟餒之民并有失敘之民則如之

何處王顧左右而言他問一般記者形容一時自斷

伯辭不及於彌濟。王明知之而不  
能自責。所謂吾不如之何者矣。

顧左右 旁望 易過 力顧者 不疑神館之在  
郝頤 推托 旁議曲解顯示 恒違之象  
流離之形 愁苦之狀 不注之目  
顧治之規 去亂之策 不關其議  
以談問言 妻子在旁奉 主曰 衆之 此謂皆所當貴

孟子見齊宣王曰飲諷王用賢所謂故國者故國謂舊國歷世長遠者也謂字是喬高大也喬木亦

此稱世臣有安國家定社稷之功 **王無親**  
**故** **有世臣之謂也**  
與國同休戚者如周召之類  
**臣矣**  
親臣乃君所親信以爲股肱心膂  
委任付托者他日爲世臣卽此人 **莫者所進**  
進非泛

乃所命交諭存而  
將何爲腹心者  
去也不知其亡謂進  
退煩戲不可勝記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妄  
昔進今亡謂信任不  
忠去留無常也亡罷  
進



不才而舍之使所用皆才可以為知正而世臣才之矣

故國在世臣世臣尤在所以有世臣宜者看蓋有常培植無賴影謝意玩下踰尊踰戚之說意正如此親臣照下看進賢必察見賢必用此心已通於賢之肺腑其親何如非徒用後見親信也王之臣終進用便即亡去正在不知其亡上見無親臣非定以亡去者為親臣也○君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是齊王懿已前之失而求後來之得意思

○孟子說欲識其不才而舍之何如識其賢而進之國君進賢雖非不得已事乃其反復躊躇恰如欲已而不可得者然蓋今日所用之賢本是卑的昧的

一日待以不次之位將使卑踰尊寄以心腹之托將使疎踰戚此親臣世臣關係之始何可不慎所以進之如不得已

須想如字精神若不進而不得不進慎之至也玩將字正在欲進未進之際將使三句正描寫他如不得已的心事不作推原說直到如此然後句方

○慎之如何左右皆稱曰是人之賢恐其窺伺迎合未許可也諸大夫皆曰是人之賢恐其黨同竊位未許可也惟國人皆曰賢與望共屬然後察以盡其必親見其賢焉然後用之而謂之尊親之列用賢如此則舍又不可慎矣如左右皆曰不可勿為之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為之聽惟國人皆曰不可勿為之聽然後察以精其鑒必親見其不可焉然後去之而置之卑疏之地所謂進賢如不得已如此

此節見賢見不可與下見可殺三見字正對何以識之字發藥三然後字正不得已處進賢本是用一邊必慎選方完得價值進故并去不可言之左右諸大夫之言未必不如國人但以左右諸大夫之為君謀必不如國人之自為謀首云故國下提國君國人通是筋脉處於國人用察非疑國人也只印証一番耳不進即是去之去即上舍字總是進賢一時事不是去已在位者賢只曰未可猶將

賢時曉得他不才便不察証郝仲輿曰建國久則喬木世用他非既用而舍之也○臣皆所有然祈大永命在人不在木諸曰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亦此意也親止如湯於伊尹桓公于管仲當日有親臣期後日有世臣也

**世臣** 首領 世篤忠貞 勤命施後所以重公家引締造于綱維 國而故則臣亦故矣故者世也

引締造于綱維 臣而世則國亦世矣世者故也

○曰國君進賢 國君即所謂故國之君 如不得已 用反覆申論恰似婦人所迫欲已而不可得一般要看一如字將使卑踰尊踰戚是之位曰尊尊以心齊之任曰戚踰尊踰戚是來日事而其仇括則此於今日故曰將使意欲踰尊踰戚者成而制人君子謹所樹○張橫渠曰尊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難成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也相表裏

**進賢類** 明試 炭惟不衣 克知灼見 既試既求 諸君有進

其臣尊王民而其國乃保世祚大其君為人告任而其臣乃累世尊重

○左右皆曰賢可也 以川人之初言近者恐有賄賂之行諸大夫皆曰賢可也 諸臣恐有朋黨之私

又審之 見賢焉 與見其 然後用之 用舉之尊親之列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 總見一人有說賢者有說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

諸臣或出於私私 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之亦是今日所欲進之人不

察証 劉不二曰堯之舉舜不遽信四岳之言而必察降絕不相知更無一人知之者豈徒聽之憂哉察以天不察以人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左右股臂** 若有公听竝視之法而左右之意因借之臣先窺之以為利 出入禁闕非有遊觀廣覽之知給事官庭本無與康舉孝之哉 賢良方正所與天下



信之不可與殺直曰勿聽決不信之矣只一皆字  
內有許多痛意

○此如不得已之心即用刑之心也如將殺一人左  
右皆曰可殺亦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亦為勿  
惟國人皆曰可殺衆憤不容然後所其可而詳察之  
吾自識見其所為可殺焉然後殺之是殺也不出於  
私情而出於公論故曰國人公共殺之也況進退人  
才不可如此乎○惟其進賢之慎如此然後賢與國  
相維成故而可以為民之父母不則無親臣因無世  
臣何以父母一國而稱故於來茲者哉

進賢而及殺人不合命討論論蓋人命至重國君  
所不得已而後為者如殺一人一件三番四覆要  
不敢慢本進賢時用心亦如此慎可謂如不得已  
之至矣須要得影借相形意○如此承上進賢說  
來見得必執上葉上休恤百姓如此總與慎字相  
關然後二字極重見雖欲不如此而不可得也  
也非許之也然後可以四字正孟子切實規戒  
王處惟以父母之心用賢則尊必當尊必當尊  
今日有親臣而他日不患無世臣故國之足重者

世臣

此尊而國君進  
與國同賢如不  
休戚者得已將

親臣

此親而尊疏倫  
與國君戚可不  
同休戚慎與

此言尊親或有  
可大夫曰賢  
未可國人曰  
賢察之左右  
曰不可勿聽  
大夫曰不可  
勿聽國人曰  
不可後察之

放桀全有○道重君必桀紂方是一夫臣必易

武方可誅一夫孟子此論所以普萬古之綱常曰  
湯武之公心

齊宣王欲藉口湯武而問說成湯放桀紂南巢武  
王伐紂於牧野果有此事否孟子對說放桀放湯  
湯伐紂紂於武成者諸書傳誠有之也○王說湯武  
雖聖臣也桀紂雖暴君也以聖伐暴可也以臣伐君  
可乎○孟子說君臣者千古不易之分仁義者百王  
常之經於心賊害不忍之仁者凶暴淫虐賊害天  
理所行皆不仁之事直指謂之為賊於事賊害合宜

孟子卷一 梁惠

相期而不薄待為左右之私人 開誠布公不與外庭  
咨訪而不驟感于左右之偏見 惕息嚴明吹噓植党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 用刑輕只言如不得已之諸大夫

皆曰可殺勿聽 其以微文巧 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

○如此總承上重用賢 然後可以為

之也 是出於公論而 如此總承上重用賢 然後可以為

民父母 撫我則后 虐我則仇 撫則福我后者必誦父母焉

好惡相親 示朕君之斧鉞 以至尊職至親之情

喜怒相親 行慈父之喜怒 以元后作父母之象

孔邇之日月常新 彰義之于君臣

樂只之河山永奠 顯仁之于父子

左右曰賢未 此言尊親或有 可大夫曰賢 未可國人曰 賢察之左右 曰不可勿聽 大夫曰不可 勿聽國人曰 不可後察之

齊宣王問湯放桀 放桀是處 武王伐紂 伐紂是處

有藉口 孟子對曰 湯放桀 紂放桀 紂放桀 紂放桀

曰臣弑其君可乎 可是不理與 曰曰賊仁者謂之賊 賊害

是天理本根害人則大倫大倫 賊者謂之殘 殘者謂之殘

本有秩然次序害義便顛倒 錯亂無秩序叫做殘 非殘

必謂殘敗也賊仁者內有害人之心賊義者外為慘刻之

殘賊之人謂之二夫 一夫猶言四夫仁義則天下歸之

謂之天子不仁義則親戚叛之謂

殘賊之人謂之二夫 謂之天子不仁義則親戚叛之謂

殘賊之人謂之二夫 謂之天子不仁義則親戚叛之謂

殘賊之人謂之二夫 謂之天子不仁義則親戚叛之謂

殘賊之人謂之二夫 謂之天子不仁義則親戚叛之謂

殘賊之人謂之二夫 謂之天子不仁義則親戚叛之謂

殘賊之人謂之二夫 謂之天子不仁義則親戚叛之謂

殘賊之人謂之二夫 謂之天子不仁義則親戚叛之謂

殘賊之人謂之二夫 謂之天子不仁義則親戚叛之謂

殘賊之人謂之二夫 謂之天子不仁義則親戚叛之謂

殘賊之人謂之二夫 謂之天子不仁義則親戚叛之謂

殘賊之人謂之二夫 謂之天子不仁義則親戚叛之謂

殘賊之人謂之二夫 謂之天子不仁義則親戚叛之謂



齊王之間頗有看憐之意孟子以一夫換君字以誅字易紂字議論關係不少使知桀紂不君故湯武不臣倘桀紂未至於獨夫則湯武未免爲紂君之賊正道折其芽萌處

室全言○這章書二節相承看任賢不如任水足  
愛國不如愛玉也言不愛國正惕其任賢蓋舉其  
所必愛者以惕之

孟子欲齊王任賢以愛國設言諷之說治國未有不專於從賢者也有如造爲巨大官室則必專使工師求索大木工師善承王命而得有大木則王心忻喜其大以爲能勝巨室之任也匠人妄爲斷而削小之則王心憤怒其小以爲不勝巨室之任矣王爲室計誠得矣任賢當亦然乃夫人幼而學之父兄師友之淵源非一日之積所學何如大也本其絀之所學壯

而欲行之所欲行者又何大也王乃迂其所學也顧  
爲之言說姑且令棄女所習學而依從夫我是大木  
乃欲斷而小之也則其喜如將爲何如

首着為己室二字便影出為國家意勝任重看喻  
賢人所學之大能勝國家之任也幼學正為壯行  
乃孟子自寓意曰始舍是明知所學之大却要他  
貶而就我則何如有就異意口氣不了以起下文  
喜怒字亦不同以勝任不勝任為喜怒則公以從  
我不從我為喜怒則私

考工記工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辨材

○亦豈其所學之人尚有須於教焉者乎。今有璞玉之玉於此其價雖僅值萬鎰之多必不輕以自汙而使玉人雕琢之惟其能也及至於治理國家明可付之幼學壯行者則反爲之言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異於別用已法教誨玉人雕琢其玉哉惟其不頂愛敬而益以見大能勝任所當舉國以從之者矣

此節琢玉之喻是喻王任賢不專卽就上姑會女

武王只是  
誅一惡人  
未聞殺君者也  
君則豈可  
誅此是問

係正朱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處不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詞也獨夫受洪惟作威又問君視臣如土芥臣便視君如寇仇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存虐我則仇

以臣執其君言於桀伐紂。如之何其可。  
以聞誅一夫言除殘去穢。未嘗其不可。  
此孟子所以深歎齊王垂  
殿後世之辭

有深意  
屢見之皆曰爲巨室爲是起蓋巨室是大宮室也國家則

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是匠人之長也大木是棟樑必用的比質工師得大木工師  
保木者求而得之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喜大木能當巨室之任匠人新

而少之匠人是衆小則王怒以爲不勝甚在也怒大木  
而壞其所大則王怒以爲不勝甚在也  
夫人人賢幼而學之幼學不必指仁義止此不失上  
任

行之行也所學也欲字王曰姑舍女舍非真所學欲其及從我欲其及

巨室  
美輪美奐  
棟樑何以不壞  
肯構肯堂  
基憑何以不拔  
學從我勿循仁義功到只延說  
則何如  
猶言何致用  
取其不如用不

璠其臺 雲烟秀檻 瓊其宮 華屋雕甍 大木 輪囷離奇 白圍之材 合抱之偉材 可以煥清庙明堂之色 千霄薄雲 千尋之餘 世培之喬木 可以壯帝王蟠踞之雄

○今有璞玉於此王在石山曰璞見王維詩鑿石得玉以俟璞猶國之待治民猶鑿石之多言  
雖字有未必使玉人雕琢之不敢吝惜而付之能至於治是重意

國家國家何止萬鎰賢人主治則曰姑魯女所學而從我  
不付之賢者乃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異琢也教  
使賢人從戎

特鄭文登王斗謂齊宣王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又  
制意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寇不使左  
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

國家於是舉士五  
人任官齊國大治  
**璞玉**  
含奇  
出之則珪璋之著

孟子卷一

三十一



所學句更端辨駁耳玩上文則何如則此末句則何以然法本是一串意莫作上下兩截看

**考** 穀金以鎰猶穀米以溢禮曰朝一溢米溢之言溢也一手所握曰鎰與溢通一溢米猶云一合也

一鎰金猶云一兩也舊謂二十兩為鎰齊王饒孟子自鎰本必若是其多鎰殆二十四銖耳○周札

考工記收玉之工玉人為長王逸論語云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故詩曰追琢其章

伐齊全旨○這章書宣王意在取故先言勿貶而後言取孟子意在勿取故先言取而後言勿貶宣王托之天意幽而難知孟子決之人心顯而可據文武二段是應他兩個或謂字末即是答他取之何如

當時燕王噲懼鹿毛壽讓國於其相子之將軍市被與太子平政之不克反攻太子擯難而燕國大亂齊人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是特倖勝耳○宣王乃有利燕之心而問於孟子說今者勝燕之後或謂召公之祀未可斷謂寡人勿耶燕又或謂昭公之祀不可終謂寡人取之人言如此我僕面

之以晉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計日僅及五旬而遂已全舉拔之若偶得人之強力其易不至於此意者其天與乎不取則為逆天必有天殃取之其事何如

稱齊人見非伐燕之人稱勝見乘燕國之亂皆是春秋書法兩或謂皆假托之詞取不取側重在取意人力句援天以神其事殊不知齊是乘亂倖勝且不可謂天與人見曰天乎

○孟子對說欲知天意當觀民心取之而燕民喜悅其取則即因而取之古之人有行其取於民之悅者武王之伐商是也取之而燕民不為喜悅則即因而勿取古之人有行不取于民之不悅者文王之事商是也

言文武側重勿取正要齊王自揣語意微圖悅不悅是豫先度定的非謂取而後悅也文王當日未嘗有意取商也民亦未嘗不悅但以其服事殷有似順民不悅之心而弗取者若不當取而取不得武王之義先失文王之仁王豈以今之迎齊者為悅乎

四書圖解

混沌未剖 天運其奇而璿璣未見誰能剖質以自明璿璣未分 人欽其異而姿態隱現不惜高價以相賞抱璞琬而待剖 美尚含而未洩遽蒙天府之榮韜輝耀以內含 璞猶隱而尚晦先切圖維之想

夫人 勿而學之 壯而行之 此見 巨室必求 此可見 者大 大木幼學 求賢不 不得壯行 如求木

求賢治國之譬 主曰 姑舍女所 學而從我 此見 王欲 玉人治國 愛國不 小之 則曰從我 如愛玉

齊人伐燕勝之 齊人兼齊君臣言因燕讓國而燕大亂故伐之勝之是乘其亂非齊真能敗燕也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 地人民 或謂寡人取之 欲收其版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 見勢均 五旬而舉之 五旬

人力不至於此 力是智勇之力此 不取必有天殃

召公取之何如 惡不得 召公取之何如 惡不得

燕實錄 朝辭 雲中 易水 雁門 召公開國 林胡 九原 困都 蘇家 子瞻雅器

子噲早之實錄 子之川蘇代以及開而燕有國政上舉其君下包其民神器憑藉如人之物君臣反易民心向背開門延齊國之師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 取之可也則取之 燕民悅不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 不悅不是不悅取之之

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文王率三分有二之人心

考証 陳明卿曰文王常事殷故義不伐紂而以剪紂之

遇天下之越厥志為大勇文王若誠若之黨以成若而

不失為忠武王若反父之為以成父而不失為孝

文王段 摘 德接揖讓之貌 心維征誅之旁 六州

德可發而吾言得以自解 四友未嘗不知其職生而

一分之心未離則惡猶可回而民亦得以相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 可敬 館食當聚以迎王師

孟子卷一 梁惠











此節正答何以待之句以置君一句爲主令之速出所以示衆也反其旌僂雖謂齊之於燕未嘗利一人可也止其重器雖謂齊之燕未嘗利一物可也置燕君而必謀於燕衆正從民情而攝其可以主旌僂守重器者是使燕民無王而有主燕君無國而有國燕祚無後而有後也故猶可及止也少緩則無及矣

邾本邾國近魯而小與魯國隣則好戰在邾而不恤其民矣邾穆公乃問說吾有司之死於敵者計有三十三人之多而民莫爲之赴敵而死也今欲論其罪而誅戮則入衆不可勝誅增乎其爲刑爲其衆而不

說民莫之死語。穆公有吾民之意味。誅之二句。穆公。非仁主。致民之坐視有司之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說民之疾視長上之死有由然也。向當凶年饑歲君之民年老而力弱者皆餓餓展轉於溝壑之中年壯而有力者則離散而往之四方以就食者幾千人爾視三十三人誰多邪而君之倉廩則積實府庫則克滿君處深宮既不知民困而有司又莫以民之困苦勸告於是君與有司慢然不以民爲心而殘虐乎下也。曾子有言曰人之存心當戚之哉凡德怨之出乎爾者如此則人之反乎爾者亦如此有司平日不恤乎民夫民畜怨已久直至今日而得疾視不救以反報之也此出爾反爾之常理民則何尤君慎無尤於民而輕議誅戮焉。

穆說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孟子却說民之於  
於凶年者不知幾千人。願三十三人當甚事穆公  
說民疾視長上之死孟子却說有司當日亦曾視  
民之死而不救此正出爾反爾處君之民三字着

孟子卷二 梁惠

置君置師錫之公 置其所資君無國而有國  
振再楚之業置其所愛 民無君而有君

東征西怨秦征楚怨若旱望雲  
此見湯七十  
里而能爲政

以齊伐燕言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民爲極已反勸天下此見齊千里而不行仁政

見好戲在郅傷殘人命也

死者三十三人有司指將帥死是赴聞而敵者三十三人言多也民莫之

死是捨  
死助戰  
誅之則不可勝誅  
言人衆  
難盡誅  
不誅則疾視其長上  
死而不救  
疾視是怒目而視長上指有知  
司言其情之可惡漸不可長  
知之何其難也

欲治其前日之罪  
如何可以不誅也

敗軍類  
啓靈  
兆危  
將不知兵  
君不擇將  
黜息令誼異待救之  
委元戎而衆必竭之

伏川暴革之象卽在建鼓援桴之際  
野燐鬼火之怨已在風驚鶴唳之前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凶年兵戎疫癘之類是饑歲只是歲不熟君之老

專心清整溝長而小壯者壯者散而散而西力西力幾千

老弱死壯者而登之倉廩藏穀曰倉米曰廩

職財曰府藏謂曰司馬無一人陳救

上指君有司慢是慢視救民之事

也上慢就是殘下非必更爲暴虐也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卽是反爾大國今後復得

之也。無隙可乘而今乘戰時始得反報之也。

不當充民

孟子卷二 梁惠

新



眼公只曉得有司是吾有司不知民也是君之民  
上慢上字側重有司方與長上相應出爾反爾不  
兼德只說怨君無尤焉欲君引咎自責意政破也  
如之何其可也意

○君不行仁政故有司不恤民民亦不愛有司也君  
如平日恤民而行仁政以俱有司則民感上之德無  
爭固相依附而親其上有事亦相捍衛而死其長矣  
豈有疾視之理乎

君行仁政是切要緊公行仁政以俱有司親上  
死長疾視其長上來斯字長捷政出兩反兩之  
意仁政指得寬不止發栗一件

○古今此國一作鄭又作駟曹姓今山東兗州府鄆  
縣是也鄆公鄆之賢君者食不兼味衣不雜采自  
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愛民如子路不拾遺臣下  
順從若手之投心鄆國大治鄆公死鄆之百姓若  
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鄉士民嚮方而  
道哭抱手而憂行國人不售其酒屠者罷列而婦  
傲童不謳歌春樂者不相悅婦人投珠填又夫  
缺軒琴瑟無音耕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禍

往者福也

專齊全百○意章書滕文欲事強國以為優孟子告  
之以結民心以為自守之計車與民守之三石  
滕文迫於齊楚而問說滕特五十里之小國也問於  
齊楚二大國之間欲兼事不能欲不事不可但欲擇  
一強者事之以當存當事齊乎抑當事楚乎○孟子  
對說若是擇大而事人之謀非吾智慮所能逮及之  
也於此無容已止則亦自有一謀焉穿鑿斯池使之  
深也濬築斯城使之堅也相與吾民為保守之效授  
死力以為社稷而民亦亮其心弗忍舍君而去此池  
之所當自盡亦策之可以自固者是則可以為勝  
也謀國不為民而謀事敵乎哉

滕文於兩人力不能兩事欲擇一而事之此只在  
齊楚上較量與本國全沒相干○文公之謀專恃  
人故孟子教以自強之策良勿去由平時固結民  
自不忍去味滕斯池築斯城效死勿去有許多細  
縻捍禦意在即次章所謂強為善也是則可為正  
教他此處着力下下處此亦非萬全之策但自守  
之常道當如此耳聖賢千事變之陰論是非不論

○君行仁政  
行字着力仁政有二意居  
君心以愛民民亦必愛其  
君以及有司親上在心  
死其長矣  
死長在言正應轉疾視長上  
死長疾視其長上來斯字長捷政出兩反兩之  
意仁政指得寬不止發栗一件

反爾類  
尋獲轍 轉相報怨 適已祇為自賊之媒  
靡施不報 死於兵與死於歲其死適相當  
靡往不復 死於戰與死於飢其死適相當

○君行仁政  
行字着力仁政有二意居  
君心以愛民民亦必愛其  
君以及有司親上在心  
死其長矣  
死長在言正應轉疾視長上  
死長疾視其長上來斯字長捷政出兩反兩之  
意仁政指得寬不止發栗一件

仁政類  
弘治 與斯民以飲食 迎廣鑿而拜席  
六府之修參金木而終以穀者定開正德之始  
入政之用首食貨而繼以師者是誘衆志之序

以穆公問  
子可死者三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  
凶年飢歲老弱  
轉滿室壯者散  
四方有司莫肯  
此見民  
所謂反  
平爾者

以穆公問  
子可死者三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  
凶年飢歲老弱  
轉滿室壯者散  
四方有司莫肯  
此見民  
所謂反  
平爾者

以穆公問  
子可死者三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  
凶年飢歲老弱  
轉滿室壯者散  
四方有司莫肯  
此見民  
所謂反  
平爾者

以穆公問  
子可死者三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  
凶年飢歲老弱  
轉滿室壯者散  
四方有司莫肯  
此見民  
所謂反  
平爾者

以穆公問  
子可死者三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  
凶年飢歲老弱  
轉滿室壯者散  
四方有司莫肯  
此見民  
所謂反  
平爾者

以穆公問  
子可死者三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  
凶年飢歲老弱  
轉滿室壯者散  
四方有司莫肯  
此見民  
所謂反  
平爾者

以穆公問  
子可死者三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  
凶年飢歲老弱  
轉滿室壯者散  
四方有司莫肯  
此見民  
所謂反  
平爾者

以穆公問  
子可死者三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  
凶年飢歲老弱  
轉滿室壯者散  
四方有司莫肯  
此見民  
所謂反  
平爾者

以穆公問  
子可死者三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  
凶年飢歲老弱  
轉滿室壯者散  
四方有司莫肯  
此見民  
所謂反  
平爾者

以穆公問  
子可死者三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  
凶年飢歲老弱  
轉滿室壯者散  
四方有司莫肯  
此見民  
所謂反  
平爾者

以穆公問  
子可死者三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  
凶年飢歲老弱  
轉滿室壯者散  
四方有司莫肯  
此見民  
所謂反  
平爾者

以穆公問  
子可死者三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  
凶年飢歲老弱  
轉滿室壯者散  
四方有司莫肯  
此見民  
所謂反  
平爾者

以穆公問  
子可死者三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  
凶年飢歲老弱  
轉滿室壯者散  
四方有司莫肯  
此見民  
所謂反  
平爾者

以穆公問  
子可死者三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  
凶年飢歲老弱  
轉滿室壯者散  
四方有司莫肯  
此見民  
所謂反  
平爾者

以穆公問  
子可死者三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  
凶年飢歲老弱  
轉滿室壯者散  
四方有司莫肯  
此見民  
所謂反  
平爾者

以穆公問  
子可死者三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  
凶年飢歲老弱  
轉滿室壯者散  
四方有司莫肯  
此見民  
所謂反  
平爾者



成敗

有 滕姬姓侯爵文王子錯叔繡武王封之於滕即今山東兗州府滕縣七國時楚地盡彭城而齊自濟南以來至楚則滕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故曰

間也 築薛全旨○這章書重為善句是上章死守一句註脚滕事孔亟只有為善養民一着能知太王使民之從歸則齊楚雖大彼安能盡殺吾民而亡吾國也此孟子救滕真正議論典不擾民事同意其言太王迂岐者非教他學太王迂正教他學太王為善以死守耳

勝典薛居庸之邦也齊人將併薛城故文公俱其及已而問說齊人將築薛而取之勢必及滕吾其惡如之何以處則有可以自免○孟子對說君無徒恐為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太王是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作邑於岐山之下而居焉太王非擇岐為與王之地也而處之為狄人所迫於不得已為置計也

據文公築薛之恐乃懼人正是不能為善以

自強處○孟子引太王迂岐之事見得迂非易事即賢如太王亦不得已而迂矣後來興王即由崇修德行仁可見在德不在險正死守德而修意

○不得已而迂岐太王之為善所以基王也人君積功累仁為善如太王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故君子為善而迂創造於始以是為功業垂及於後以是為統緒皆為後世子孫可繼續而行也若夫成致王之功業則自有福善之天在也今君即為甚恐如彼齊之卿人何哉惟有於已勉強為善以盡其當為者而已矣如功成則承天而為善功不成則畏天而為善何必恐哉

此節轉折極多帶重只在強為善一句上苟為善之理太王說下只是論其理見得為善自有可王之理天自然不負但君子創善以垂統只求可繼世固有為善而不必王者若取必於王故為善之心亦不純矣故又點出一天字來以見善不可不耳看而已矣三言見強為善之外別無他着

若 薛任姓侯爵文王子錯叔繡武王封之於滕即今山東兗州府滕縣七國時楚地盡彭城而齊自濟南以來至楚則滕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故曰

間也

有國者之謀

以非所能及言○徒僥倖而苟免以則是可為言○當守義以愛民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薛是齊取其地而築城○甚恐及已○如之何則曰○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是使迫其地○去之岐山之下而居焉○

擇而取之○以與王而居之○不得已也○而然也不然唯有

滕實錄

叔繡之封○非有金戈鉄騎能背城而借一

莠爾爾滕○逢併吞之運○翹首兩雄嗟狼煙之肆馳○

○有為善○修德行仁言非以迂國言○後世子孫必有王者

為善則民歸天眷○君子創業垂統○創業即創此為善之

統○為可繼也○可以此善通世世子孫○若夫成功則天地

成功而所命於天○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

泰証○劉以文曰文王以作豐追孝武王以宅誥諒謀猷

創垂類

貽謀○典刑之貽○業臻之而意自能新

樹木○櫛風○知柔知剛為善施之妙用○繼志述事

以滕文公言

如彼何哉○此當以苟為善言

以太王去邠言

非擇取之○此終以必有王者言

五子集

四



修后稷之業立國於此今邠州三木縣是也  
竭力全吉○這章書雖合迂國守死說意事重守

死邊看他敘大王迂岐有許多委曲不忍之意  
述或人效死之說直捷斬絕意自可見且勝無善  
地如岐者可迂其勢必出於死守孟子必兼言迂  
者守死亦甚難故令之自擇

又公弱而後謀語之以死守既可為而不為語之以  
為善又呼疆而不疆直欲倚人為命又從而不得  
免復問於孟子說勝小國也每為竭盡國家財賦之  
力以事齊楚之大國竟不免其侵凌將如之何以處  
之則有可以自免孟子對說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  
之亦嘗為之竭力以事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其侵  
焉繼事之以犬馬進乎皮幣矣不得免其侵焉至事  
之以珠玉又進乎犬馬矣不得免其侵焉乃屢集其  
畝年之耆老而告語之說狄人之所貪欲者吾所居  
之土地也土地所以養人者以土地而殺人則反以  
害之矣吾聞之也君子在上以愛人為心不以其而  
以養育斯人者反據之以傷害斯人今在二三子也  
何憂乎其民而遂以至於無君我將避其侵而迂

夫之使無善言止而辭以全爾君於是去邠之土地  
東踰越乎梁山作為城邑於岐山之下以居處焉爾  
時邠人皆曰仁君愛民而輕土地如此仁君之人也  
不可令其失亡而不與之俱也從之者踴躍衆多如  
歸赴日中之市是太王以去為策也

○歷言事狄不免正以破竭力事大之失蓋然在太  
王則竟有遠智非起初不知敵謀欲勉事以求免  
也邠與狄勢無兩存太王早知之遷岐之策特念  
此事不可明言安土重遷人之常情也我欲不事  
狄而驟遷其誰與我即事狄而不至再三小民不  
知大計誰肯轉軸惟至無可事然後厲聲告之  
土地不存民將安附不待驅而自行矣狄亦徂于  
再三之事稍緩其毒是以太王得從容而去故曰  
太王事德薄而千萬世稱之曰智

○或曰國者先公所受於先王而世世守之也非身  
之所能專為也效死弗去則道盡矣是不去而守又  
一策也○可遷則從太王而遷難言之矣不可遷則  
從死守君請擇於斯二者而處一焉若其徒恃事人  
臣直以為必不可得之數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

焉如之何則可免侵凌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  
人侵之欲得土地意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皮虎豹麋鹿  
之珍珠室玉重於犬馬此正太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

吾聞之也君子仁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人謂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地殺人三子及邠衆人何患乎無君君就迂國說蓋生



卒不能保其國。蓋強弱勢也。存亡天也。聖賢之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孔子不能與魯。而况滕薛乎。孟子所以謂成功則天。疆爲善而已者。千古名言。司馬遷作伯夷傳。何曾解此。

廼彊廼理廼宣廼敵 皇門有仇應門將將

以國君死社稷言

世守

此守正以俟死者之義

斯二者

量方操而取之

邑收

此遷國以圖存者之權

言滕君

當審已

臧倉出是出見孟子將娶人臧倉者  
字內有猶豫意  
嬖人是倖

請曰他日君出他日是則必有司命是告之有司即

今乘輿已罷矣巴鯨是鯨馬將行有司未知所之敢請

天者所哉有怪問意軀身指平公匹夫指孟先皆不待賢見而先加以見之以爲爲

禮義山資禮是足節人事而亭之役按

事物類考云陶唐氏始乘彫車白馬則車駕之始也說文云人君乘車駟馬鑪入倉穀聲象爲馬聲

動則驚鳴。以應行節。○漢儀汪云。皇帝幸動。左右侍帷  
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聞。

嬖人

嬖佞 望顏承色 聚醉飽而嘗喜怒 城狐  
寵倖 乞寵取怜 虜寵靈而快己私 社鼠

脂膏 凡之側席之畔 貢妍獻媚 幾不留本來面目  
膝之前夜之半 弄香沐耳 幾不顧男子剛陽

胆不足以開罪首借君狐疑肘之  
巧不足以窺末形領君携二決之

何哉君所謂喻者問何者爲喻厚母薄父言以厚

卷之十一 雜志











